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3nB287

自閒覺禪師語錄

清 覺說　洪暹等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目錄
  - 住蘇州黃溪羅漢禪寺
  - 住崇川慈濟禪寺
  - 住明州奉川法海禪寺
  - 住明州奉川嶽林禪寺
  - 住嘉興龍淵三塔禪寺
  - 住常州荊溪芙蓉禪寺
  - 示眾
  - 小參
  - 晚參
  - 法語
    - 貽漢關首座
    - 示釋鑑吼副寺
  - 問答
  - 室中勘辨
  - 拈古頌古
  - 聯芳偈
    - 慈朗超鷲
    - 漢關超喻
    - 天目超智
    - 起綱超宗
    - 荊門湛[王*素]
    - 佛音祖默
    - 庚山弘秀
    - 遜菴等玉
    - 一融師用
    - 雪厂岳慧
    - 憨予洪暹
    - 南崖普聞
    - 釋鑑超吼
    - 南魯德穎
    - 瑞初超祥

    - 開先超卓
    - 雪田道玉
    - 岸生陶太史
    - 米山超靜
    - 弘濟超源
    - 師則超相
    - 雪松
  - 行實
  - 書問
    - 復埽庵譚司成
    - 上徑山費老和尚
    - 與曾城汪進士
    - 與岸生陶太史
    - 復大梅法幢和尚啟
    - 與掃庵譚司成二
    - 與南芝吳邑侯
    - 與靜山楊殿元
    - 與岸生陶太史
    - 與蒼郊徐兵部
    - 與伯咸孫禮部
    - 與趾祥史司李
    - 與及超史殿元
  - 讚
    - 觀音大士
    - 初祖
    - 普賢大士
    - 天童密老和尚
  - 自贊
    - 慈朗鷲首座請
    - 天目智首座請
    - 法海宗首座請
    - 法界[王*素]首座請
    - 獅峰吼長老請
    - 一融用西堂請
    - 憨予暹長老請
    - 南魯穎維那請
    - 遜菴玉西堂請
    - 雪厂慧西堂請

        - 佛音默西堂請
        - 岸帆際侍者請
        - 斐侍者請
        - 禪人請
        - 日林孫請
        - 題阿羅漢
        - 題岳融禪道影
        - 慧愚禪師道影
        - 湛六禪師道影
    - 佛事
    - 詩偈
        - 贈心葦徐侍御隱居
        - 送荊門書記還天台
        - 贈法幢和尚次韻
        - 送二隱和尚黃巖掩關
        - 贈無礙和尚次曹太史韻
        - 寄贈破顏和尚主席超果
        - 獻吉居士迎林老和尚主栖真次韻
        - 同諸子登玉屏峰次天目書記韻
        - 甲午八月廿六日入龍淵方丈次埽菴譚司成韻
        - 念祖高文學招松山看梅得東字
        - 山居
        - 次天士賀文學韻
        - 岸生陶太史入山次韻
        - 示芥舍禪人回天台省母
        - 次王侍御桃花洞口韻
        - 別上乘大師
        - 寄懷右文王內翰
        - 贈[車*度]轢嚴居士
        - 中秋禮虎丘隆祖塔
        - 過榮園偶成
        - 山居
        - 題雪竇瀑布
        - 訪上乘大師不遇
        - 歸山吟
        - 別蒼郊徐戶部
        - 贈崇川和甫王司理
        - 過杜芳洲訪二九戴文學

- 香爐峰
- 來月池
- 羅漢嶺
- 題絡緯
- 拂子
- 暮春聞笛
- 示病者
- 參禪偈
- 打米
- 遊鑑湖
- 遊臥龍山值雪
- 示顓封陸居士
- 山居
- 掃龍池幻祖塔
- 示敏生潘居士
- 贈瑞瞻曹文學
- 示金聲張居士
- 別亮工羅居士
- 別五紀張居士
- 遊吼山
- 送仲連沈主政授經淮上次埽菴韻
- 贈了凡禪德
- 次漢關首座並蘭韻二首
- 過靈山懷杯渡禪師
- 登投子懷古
- 贈燦侯耿居士
- 登浮山懷古
- 送公茂夏侯回楚
- 贈若鏡法師
- 留別當湖善友
- 坐洗松池
- 規繩
- 端陽次埽菴為定遠大將軍世子統師道經檇李修供龍淵二十過韻六首

◦ 雜著

- 述古德遺事漁父詞十首
  - 布袋和尚
  - 馬祖

        - 百丈
        - 溈山
        - 南泉
        - 平田
        - 雪峰
        - 東山
        - 楊岐
        - 天童
      - 闢路
      - 開田
      - 種松
    - 行狀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自閒覺禪師語錄　目錄

序文
卷之一
　住蘇州黃溪羅漢禪寺語錄
　住蘇州崇川慈濟禪寺語錄
　住明州奉川法海禪寺語錄
卷之二
　住明州奉川岳林禪寺語錄
　住嘉興龍淵景德禪寺語錄
卷之三
　住常州荊溪芙蓉禪寺語錄
卷之四
　示眾
　小參
　晚參
　法語
　問答
　室中勘辨
卷之五
　拈頌
　聯芳偈
　行實
卷之六
　書問
　佛祖讚
　自讚
　佛事
卷之七
　詩偈
卷之八
　雜著
　行狀

自閒覺禪師語錄卷第一

住荊溪芙蓉寺嗣法門人　住古堯乾明寺嗣法門人洪暹　編

據室。拈拄杖云：「此是烹佛煆祖之處、羅龍網鳳之場，山僧今朝踞此，任是銅頭鐵額到來，也須倒退三千里。且道新長老有甚長處？」卓一卓，喝一喝。

上元上堂。纔有僧出，師約住云：「住住！山僧今日無暇答話，有一要緊事，雖然家媿，也要外揚。」驀拈拄杖云：「者木上座隨吾數年，守規正己，毫無失節，昨夜慶賞龍燈，無端與金剛二士鉤肩搭背，從江南看至江北，三鼓方回。昔文殊起佛見、法見，尚貶鐵圍山，此木上座與金剛二士犯律中不往觀聽戒，合貶甚麼？」攛拄杖喚直歲云：「與我一齊趕出三門。」便下座。

上堂。「一人端居丈室，渾身墮在荒艸裏；一人十字街頭，步步踏著毘盧頂。那箇合受人天供養？」良久云：「今日大有人不隨普請。」

立兩序，上堂。「選佛場開，誠主法之正事；全提正令，須龍象以交參。苟非真正道流，曷能臻極遠大？更冀同心同德，扶掖叢林，滴水冰生，始終一致。到者裏，和光同塵則不無，且如何是丕贊宗猷句？」遂起身，顧左右云：「但願東風齊著力，一時吹入我門來。」

祈晴上堂。問：「久雨不晴，雲門道箇，和尚分上又作麼生？」師云：「掣開金殿鎖，迸出一輪紅。」進云：「恁麼則照天照地去也。」師云：「雖非汝境界，亦可應時宜。」進云：「看者老漢，賊身已露。」師云：「慣得其便。」乃云：「昨夜薰風甚猛烈，崑崙須彌都吹折，天門海門一齊崩，風伯雨師從此歇。歇歇！」豎拂子云：「於今撥轉上頭關，五色雲扶杲日出。」

上堂。「佛法至要，迥出常情，治世語言，俱為剩說，秖貴當人豁開正眼，發明從上端倪，智鑒洞明，突出衲僧巴鼻。一切處為祥為瑞，佛祖潛覷無門；應用時為雨為霖，人天莫測其量。然後，將一條斷貫索，到處穿人鼻孔，不為分外，所以『吾本來此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拈拄杖云：「祖師來也。四十年來太放癡，頑心全未改毫釐，秖知鬧處鑽頭入，不解人前別是非。雲去雲來常作伴，月圓月缺總相宜，而今赤手憑誰委？到處逢人驀面欺。」擲拄杖，下座。

結夏，上堂。僧問：「結卻布袋頭，不容絲毫走作；拈出金剛劍，從教殺盡安若。秖如佛未出世、祖未西來，還有者般消息也無？」師云：「蠱毒之家水莫嘗。」進云：「老老大大話頭也不識。」師云：「山僧失利。」僧喝，師云：「知即得。」乃云：「羅漢今朝結制，不學諸方舊例，何須把住牢關，究取西來大意？眼前綠水松

風，一任禪和遊戲，既無圓覺伽藍，說甚平等性智？直須隨處自由，管取參學事畢；其或意想紛飛，敢保驢年未會。果如良馬窺鞭，何處不逢慈氏？既然，因甚又成特地？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

上堂。「結制來三日了也，諸人本分事作麼生？所以道：『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選佛場已入，如何得心空及第？十方既聚會，且無為作麼生學？眾中或有眼開心悟底，試通消息看；其或未然，木上座與汝指箇端的。」舉拄杖云：「還見麼？」卓一卓云：「還聞麼？既見既聞，因甚問著十箇有五雙不知落處？」復卓一卓云：「莫謂黃溪流水淺，前頭更有浪滔天。」

端午，上堂。僧問：「蒲劍磨風快，憑師用得便，忽遇其中人來，用即是？不用即是？」師云：「一任顛倒。」進云：「識法者懼、欺敵者亡。」師云：「自領出去。」進云：「寰中天子、塞外將軍。」師打云：「點。」乃云：「今朝正值端午，處處龍舟鬥舞，棹頭觸著神龍，應以如膏之雨。直令匝地普天，盡是豐年熟土，更除蒸惱焦枯、蚊蟲百舌之苦。爾我林下道人，隨例鳴鐘擊鼓，既然一眾雍肅，且非耳聞目睹，須是出格道流，始堪互換賓主。賓主互換且止，應時及節一句作麼生道？角黍裹青葉、苦茗烹瀑花。」

上堂。僧問：「如何是羅漢境？」師云：「庭空梧樹碧。」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獨坐豈無鄰？」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一句事如何？」師云：「殿閣巍峨勢插天。」僧禮拜，師云：「壁上掛風車。」乃舉：「演祖云：『平生百了千當底正好喫棒，且道過在甚麼處，打你百了千當？』」師云：「五祖恁麼道，大似平地欺人。羅漢今日直截道破：『平生百了千當底正好明窗下安排。』何故？相識滿天下，知心有幾人？」

上堂。「即心是佛也不是；非心非佛也不是；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也不是。且如何則是？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驀拈拄杖云：「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睦州見僧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羅漢恁麼道，為人眼在甚麼處？」卓一卓云：「逢人切莫錯舉。」

舉鷲首座，立僧上堂。舉：「乾峰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師云：「大小乾峰只見一邊，若是羅漢則不然！」乃豎拂云：「山僧舉二了也，且一又如何舉？還委悉麼？」擲下云：「問取堂中第一座。」

上堂。「腳跟下事，不可更指東畫西；時節因緣，亦須要應病與藥。你有十尺，量你一丈；你有八兩，稱你半觔。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直饒道箇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山僧更問你索月

在。何故？免見依他門戶傍他牆，剛被時人喚作郎。」喝一喝云：「黃河三千年一度清，達磨大師無當門齒。」
上堂。舉：「芭蕉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卻你拄杖子。』」師喝一喝云：「孟八郎漢且過一邊。」拈拄杖云：「羅漢則不然，有亦不與，無亦不奪。何故？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擲拄杖，下座。
解夏，上堂。「羅漢今朝解夏，贏得一場話霸，任是戴角擎頭……」卓拄杖云：「從教一齊放下。唯有露柱燈籠，冷地呵呵大笑。且道笑箇甚麼？」擲下云：「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
上堂。「今朝八月初一，那事全無消息，眼前黃葉舞空庭，夜夜寒蛩聲唧唧。問諸人，瞥不瞥？若也瞥，眼裏不必重添屑；若未瞥，一鴈初歸四海秋，萬里長空一條鐵。」
開爐，上堂。「解夏猶未多時，今日又是結制，題目雖見改新，舖面依然如舊。珍重諸道流，舉措莫妄動，佛殿對山門、僧堂對廚庫。一一把斷要津，說甚向上一路？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但息馳求心，便明殺活用。」召眾云：「要會殺活用麼？」卓拄杖，喝一喝，下座。
上堂。「見之不取，思之千里，拄杖子化為龍，吞卻山河大地了也。是汝諸人向甚處著眼？」卓拄杖，下座。
臘八，上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作麼生說箇自彰底理？莫是釋迦老子雪山冷坐六年，夜睹明星麼？莫不是諸人每夜不睹明星麼？」遂撫掌大笑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元旦，上堂。「晨雞初唱、更鼓停槌，家家懸東海桃符，處處鬥譁爆竹。尋芳公子、翫賞佳人，頭頭顯露法王，物物全彰正眼。所謂處處真，處處真，塵塵盡是本來人，真實說時聲不現，正體堂堂沒卻身。作麼生是堂堂正體？」良久云：「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干。」受請，陞座。「缽囊高掛一年餘，力把牢關驗假雞，何事更通函谷信？崇川飛檄到黃溪。使符既至，豈能固辭？時節因緣，難為回避。且崇川海國慈濟道場，雖非法窟名藍，不可無人建立。兼之鎮臺邑侯赤心堅護，檀越紳衿存注殷勤，牆塹既爾堅牢，則山僧有何不可？且符到奉行一句如何展演？無限風流收拾去，又隨明月過滄洲。」
解制，赴崇川，上堂。「十月十五結制，有柴無米；正月初九解制，有米無柴。贏得一眾手忙腳亂，有時橫咬鐵酸餡；有時踏凍拾松枝。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昨夜好音天外降，今朝打脫兩重關。且獨脫一句如何舉揚？冰河發焰魚行快，梅蕊含春徹蒂香。」

住崇川慈濟禪寺

方丈。「據此室者，不容擬議，賓主攸分，未是從上家風，更饒敲骨取髓、痛下針錐，亦落今時功幹。畢竟如何？寸刃未施魔膽碎，望風早已豎降旗。」

入院，上堂。「扁舟乘興過崇川，惡浪洶濤潑海天，不訝毒龍驚作怪，持竿欲釣錦鱗還。」以拂子作釣勢云：「還有離釣三寸道得的麼？」問：「寰中天子、塞外將軍，祖令當機，請師酬唱。」師云：「好音到耳人皆聳。」進云：「龍象蹴踏，非驢所堪。」師云：「六耳不同謀。」進云：「兩扇竹窗虛夜月，一枝梅蕊占春風。」師云：「只恐不是玉。」僧喝，師云：「是玉也大奇。」問：「高提祖印，獨據寰中，覿面相呈，如何指示？」師云：「烏龜吞大象。」進云：「人人霑恩、箇箇獲益。」師云：「切忌詐明頭。」進云：「和尚莫瞞人好。」師云：「夜半放烏雞。」乃云：「宗乘一唱，三藏絕詮；至理一言，轉凡成聖。若論山僧見處卻不如是！蓋為今辰請主，大護法台旆光臨，諸檀護高車擁簇，既而推托無由，直得牽枝引蔓。須知昨日在羅漢高高山頂立，今日涉崇川深深海底行，破沙盆子重拈出，黑漆剎竿倒豎起，一任泥豬癩狗同門出入，祥麟瑞鳳返擲飛騰，人人常光現前，箇箇壁立萬仞。且斬新條令一句作麼生道？三尺龍泉光照膽；萬人叢裏奪高標。」復舉：「朱行軍入南際寺設齋，自執手爐行香云：『直下是！直下是！』傍僧云：『直下是箇甚麼？』行軍便喝，僧云：『行軍是佛法中人，惡發作麼？』行軍云：『喚作惡發即不得。』僧喝，行軍云：『鉤在不疑之地。』」師云：「行軍拈出，閫外威權，若非者僧，難為酬對。秖如山僧今日與諸尊官及眾檀越雖無如是問答，要且不在兩人之下。何故？相逢不必頻頻舉，自有清風動天地。」卓拄杖，下座。

上堂。「月生一，波斯撞破銀山壁；月生二，蝸牛兩角分天地；月生三，石虎穿雲入鬧藍。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若作佛法會，對面隔千山；不作佛法會，跛鱉盲龜一串穿。」復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觔。』」師云：「大小趙州有年無德，慣將烏豆換人眼睛。今日或有人問慈濟：『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直向他道：『風落雪枝光洗面，春來冰骨盡開眉。』」

元宵結制，上堂。僧問：「轉新春、行新令，今日瀛州開祖印。祖印即不問，如何是第一玄？」師云：「足方頭頂圓。」「如何是第二玄？」師云：「口裏舌頭尖。」「如何是第三玄？」師云：「開口落言詮。」「如何是第一要？」師云：「進前三步俊悄悄。」

「如何是第二要？」師云：「退後腦門光晃耀。」「如何是第三要？」師云：「再向前來與汝道。」僧擬議，師打云：「仰山道底。」乃云：「元宵節賞正今朝，戶戶燈光瑞氣饒，何似道人家活計，柴頭品字地爐燒？」顧左右云：「還有攢柴弄火者麼？試出手看……」良久云：「既然一眾縮手，山僧出手去也。」拈拄杖云：「千聖不知何處去？倚天長劍逼人寒。」

上堂。「禪不須參、道不須悟，直下了然，超佛超祖。直饒恁麼，猶是黃葉止啼，屈順時宜之說。山僧此間也無禪、也無道、也無佛、也無祖，但只饑來喫飯、困來打眠。雖然如是，切忌作無事會去。既不作無事會，又且如何？寧可截舌，不可犯諱。」

上堂。問：「一切聲是佛聲，晝梁紫燕語喃喃，未審是佛聲麼？」師云：「海天無處分高下。」進云：「一切色是佛色，綠水池邊柳絮飛，還是佛色麼？」師云：「淺艸池塘一樣青。」進云：「當臺一鑒明如日，萬古晴空絕是非。」師云：「一翳在眼，空花亂墜。」乃以拂子打圓相云：「還委悉麼？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既不以色見，又不以聲求……」復豎拂云：「喚者箇作甚麼？若喚作拂子，未出常情；不喚作拂子，向外取則。畢竟如何？」擲下云：「當臺一鑒明如日，萬古情空絕是非。」

上堂。拈拄杖云：「夫參學人遇此[由-曰+〇]，第一須是[由-曰+〇]。若得[由-曰+〇]，恁麼便乃[由-曰+〇]；其或[由-曰+〇]未然，惜取[由-曰+〇]。」

上堂。「桃花紅、李花白，五陵公子遊芳陌，靈雲公案又重新，人人眼裏重添屑。布袋老子笑呵呵，寒山拾得忙不徹，十字街頭石敢當，聲聲歸去歇！歸去歇！莫待蓼花紅似血。」

上堂。「盲龜鑽入銀宮裏，跛鱉挨開玉闕時，那吒背上生三角，蝦蟆一夜產明珠。佰得底掉頭不顧，會不得底觸途成滯。山僧恁麼道，合喫三十棒，何故？點石化為金玉易；勸人除卻是非難。」

上堂。問：「棋逢敵手難藏曲，畢竟如何辯輸贏？」師云：「山僧打退鼓。」進云：「出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師云：「未必心頭似口頭。」進云：「老老大大作者箇見解。」師噓一噓。乃云：「十五日以前，金雞啄破琉璃殼；十五日以後，玉兔挨開碧海門；正當十五日，人人口裏舌頭尖。」豎拂云：「不落前後句又作麼生？烏龜觸折須彌柱，驚殺門前石敢當。」復舉：「雲門示眾云：『十五日已前即不問，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眾無語，門自代云：『日日是好日。』」師云：「雲門不妨大開寶藏，七珍八寶一時挐。慈濟更資一路，要諸人共知。」以拂子擊禪床云：「何須矢上更加尖？」下座。

解制，上堂。「薰風入戶、麥浪生香，行腳高流，東去西去。一任緊峭艸鞋，隨方瀟灑，路逢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召眾云：「作麼生是道伴？」喝一喝，拍膝，下座。

除夕，上堂。問：「年窮歲盡，和尚將甚麼與人分歲？」師云：「泥豬癩狗。」云：「未審與北禪烹露地白牛是同是別？」師云：「一任十度。」云：「秖如維那夜深索納皮角，還是明北禪意？還是出自己手？」師云：「兩重公案。」云：「北禪擲下帽子，維那拾得便行，豈不是作家相見？」師云：「錯認定盤星。」云：「北禪擒住云：『賊賊！』維那云：『天寒且還和尚！』畢竟話圓也未？」師云：「重疊關山路。」云：「北禪謂法昌云：『者公案作麼生？』昌云：『潭州紙貴，一狀領過。』且道法昌具甚麼眼？」師云：「腦後見腮。」云：「可謂蚌鷸相持，俱落漁人之手。」師云：「舌上播金錢。」云：「一任者回黃葉落，大家圍火掩柴扉。」師云：「放汝三十棒。」乃云：「北禪烹露地，白牛分歲；本師煮透海，烏雞過年；山僧熨斗煎茶，調度各別。」以拂子打圓相云：「白牛露地漫拈出，透海烏雞也尋常。」豎拂子云：「何似現成家活計？拈來覿面卻相當。」擲拂子，下座。

師過堡城，上堂。「一出一入，善惡並作，選佛選官，各據一著。昨日官長在此，棒下血淋淋；今朝山僧到來，金爐香裊裊。就中一一有天機，試問諸人了不了？若道昨日底是，海神知貴不知價；若道今日底是，琉璃殿上無知識。非謂別有生涯，秖要諸人同歸寶所。且不涉化城一句又作麼生？」豎拂云：「一毫頭上生機露，麥浪堆中奮玉龍。」

天童首座寮，秉拂上堂。僧問：「太白峰前雙池水，玲瓏巖畔古龍潭。如何是出潭龍？」師云：「驚殺閻黎。」進云：「透出龍門荊棘外，雨布雲騰覆大千。」師云：「黃犬渡河。」乃云：「太白峰高、清關橋闊。樓閣叢中獅子窟，迥異塵寰；玲瓏巖畔法王家，頓超物表。處處彰佛祖機，塵塵展衲僧眼。如或本分未明，不免依稀彷彿，況復深藏猛虎、慣隱獰龍，箇箇悄巍巍，人人赤灑灑？若果踏著祖父田園，便能委悉中心樹子。」豎拂云：「萬派悉歸海，千山盡仰宗。」

住明州奉川法海禪寺

據室。「橫拈寶劍，剪除諸見稠林；直截提持，獨驗當人正眼。直饒轉身有路，啐啄同時，山僧猶未肯伊在。何故？」卓柱杖云：「假雞聲韻難瞞我，未肯糊塗放過關。」

進院，上堂。「福泉法海，素稱禪剎，氣奪諸方、名標海國，橫該曹溪之源，直傳太白之旨。有意氣時添意氣，山藏於澤；不風流處也風流，壑藏於舟。舊社斬新、韻翻古調，直得玉屏峰頂野老謳歌，柏香巖前清風匝地，任是手擎日月、背負須彌底人到來，只消山僧道箇不必，管教從空放下，瓦解冰消。且道祖印重光一句又作麼生？天教生在千峰上，不待雲擎也出頭。」復舉：「三聖上堂云：『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為人。』」師云：「面赤不如語直。興化云：『我則不然，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為人。』」師云：「語直不如面赤。」驀拈拄杖云：「且道新法海逢人便出，還有為人處也無？」卓一卓云：「儂家不管興亡事，一任和雲占 洞庭。」下座。
立兩序，上堂。「建法幢、立宗旨，須假徹骨弟兄；驗當機、別邪正，自有黑漆拄杖。苟非智鑑瑩徹、氣格超卓，曷能慧日芳臻、德音遐暢？所謂獨掌不浪鳴，兩手鳴摑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高下得宜、中外和合。且不負初心一句又作麼生？」驀拈拄杖云：「妙舞也須誇遍拍，三台元是大家催。」
大雪，上堂。問：「雲掩中秋月、雨打上元燈，只如元宵未至，因甚雪滿山川？」師云：「易篩鱗甲填滄海，難翦鵝毛覆玉屏。」進云：「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自迷巢？」師云：「換卻闍黎眼睛。」進云：「老老大大作者箇見解。」師云：「一釣便上。」乃云：「元旦纔過數日，六花昨夜繽紛，嶺外青松銀花滿樹，巖前石虎玉結渾身。鳥雀南飛有影，黃猿入洞無門。謾道一片、二片、千萬片；須知山新、林新、遍界新。且道大家慶賞一句又作麼生？」良久云：「三才有象含春意，萬物無私動化機。」
請化主，上堂。「獅子窟中本無異獸，旃檀林裏寧有伊蘭？欲驗當家種艸，事難方見丈夫心，相期戴角擎頭，人生大國，方知貴祖宗下事，七縱八橫，步步登高、頭頭合轍。所以，兜率悅為大愚芝乞炭，萬世流芳；舜老夫與洞山聰募緣，古今牓樣。秖貴當人不起二念，管教海集山堆；其或躊躇，白雲萬里。且道如何是隨緣不變底句？」良久云：「百念禪和留古寺，三十街坊滿浙東。」
謝雨，上堂。問：「前朝火雲蒸野，金石皆焦；昨夜雷雨灑空，槁枯咸潤。且道承誰恩力？」師云：「親言出親口。」進云：「柏香巖底龍睡穩，玉屏山下水滔滔。」師云：「好箇消息。」乃舉：「劉禹端公上雲居謝雨，問弘覺云：『雨從何來？』覺云：『從端公問處來。』公禮三拜，歡喜而退。行數步，覺召端公，公應諾，覺云：『雨從何來？』公無語，歸家三日而死。」師云：「端公歸家而死，可謂知恩有地，惜乎覺老秖解殺賊，不解活賊，以致千古之下遭人簡點。今日或有問法海：『雨從何來？』直向他道：『一片雲從東角起，亂把珍珠撒玉屏。』」

密老和尚十週，上堂。「劈破三玄旨，掀翻五位宗，手擎日月，背負須彌。活烹佛祖於破沙盆裏，生按牛頭於白棒頭邊，起死回生，圓融行布。山僧恁麼舉揚，大似捧土培泰山、掬水沃東海，何益之有？雖然，未足觀光，究竟難忘寸刃。且道還源返本一句又作麼生？」起身云：「三年兩度燒黃熟，七夕初秋泣斷腸。」

中秋，上堂。「長空一片月，大地一輪秋，徹體涼生也，桂花香滿樓。觸著娘生鼻孔，頭頭顯露真宗，山谷山行暗通消息，于顆月下始悟蛙聲。不必馬師父子，何須供養修行？一等共行山下路，到頭各自看風煙。且道覿面相呈一句又作麼生？」以拂子打圓相云：「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陞座。問：「住法海曲唱彌高，去嶽林嘉聲愈振。轉功就位即不問，屈曲垂慈事若何？」師云：「當堂宣疏語，白棒打青天。」進云：「彈指圓成八萬門，一超直入如來地。」師云：「樊噲踏鴻門。」進云：「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師云：「到者方知。」乃云：「錫卓香巖未幾，樵歌日日貫耳，松根枕石高眠，那堪少室分髓？志期折腳鐺煨，不意使符到此，四眾稽留紛紛，究竟難決行止。此處用祖道場，彼亦布袋舊址，諾也於理不公，卻之有負來啟。躊躇再四再三，冷地自驚自喜，大地總是吾廬，何必分此分彼？玉屏雲鎖千峰、金沙雁沉寒水，有時縱步那邊、有時放歌者裏。來去本無朕跡，切恐諸人未委，因而陞座舉揚，明日遂行無擬。正恁麼時，應時及節一句作麼生道？赤雲窩畔雲乘足，長汀江上把竿時。」

上堂。「智鑑圓明、心光湛寂，本體如如，不墮諸數。鬧市紅塵，縱橫獨步，者邊那邊，了無回互。不學維摩默然，豈同毘耶口杜？居士從心年，請吾陞此座，明明百艸頭，明明祖師意。」豎拂子云：「者是百艸頭耶？祖師意耶？」擲下云：「須知雲外千峰秀，別有靈松帶雨寒。」

自閒覺禪師語錄卷第一(終)

自閒覺禪師語錄卷第二

住荊溪芙蓉寺嗣法門人　住古堯乾明寺嗣法門人洪暹　編

住明州奉川嶽林禪寺語錄

上堂。問：「江山千里目，舉意便知有。秖如未舉意前，請師端的。」師云：「袖裏金槌當面擲。」「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七擒孟獲。」「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九伐中原。」「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高登建章殿，八表盡歸降。」「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漁歌滿清浦，樵語出幽林。」進云：「但見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有封疆？」師云：「水聲常在耳，山色不離門。」進云：「料揀已蒙指示，未審彌勒彈指樓閣門開、善財見百千萬億文殊，且道那箇是真底？」師云：「大家在這裏。」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百鳥啣花獻，意旨如何？」師云：「山堆嶽積。」進云：「見後如何？」師云：「地久天長。」進云：「金風吹玉管，那箇是知音？」師云：「料掉沒交涉。」問：「彌勒古剎，和尚重興，號令人天即且止，彌勒家風事若何？」師云：「雲開山勢聳，風靜日華新。」進云：「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師云：「誰不景仰？」乃云：「古殿洞明，溪光散彩，崇樓聳翠，嶽色增輝，打開本有家風，撥轉從前意氣，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同門出入，一天風月朗，獨自逍遙，高枕缽盂眠。橫拖布袋，在市盈市、在村滿村。狸奴白牯同唱無生之曲，蝦蟆蚯蚓共轉根本之輪。水到渠成、山堆嶽積則且止，報國裕民一句又作麼生道？四明山月朗，三佛地風清。」復舉：「開山第一世布袋和尚偈曰：『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師云：「者老漢最初弄盡神通，末後一場敗闕。然雖如是，汝等還知落處麼？」驀拈拂子云：「布袋和尚來也急著眼覷。」下座。

冬至，夏邑侯范總戎入山，請上堂。「冬節月初頭，石人跨銕牛，倒騎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寒冰結於萬壑，微陽起於群陰，剝盡霜風，敲回明月。且承諸護法高車遠顧，泉石增輝，一言相契於崇寧閣中，萬機截斷於吹毛劍上，人我兩忘，始終一致。且道儒禪同歸一句又作麼生？」顧左右云：「相逢自有知音知，何必清風動天地？」

臘八，上堂。良久，召眾云：「諸仁者！秖這箇，若道是睹明星而證入底，未免埋沒悉達太子；若道非睹明星而證入底，亦未免孤負

釋迦文佛。且畢竟如何？咄咄咄！力□希禪子，牙姜眉垂，千年桃核裏，黑狗爛銀啼。」喝一喝，下座。
元旦，上堂。「一年三百六十日，今朝為始，萬象森羅，無分彼此。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山僧今日開方便門，示真實相。」驀拈拄杖云：「方便門開也。」卓一卓云：「真實相示也。」復卓杖一卓，喝一喝。復舉：「僧問鏡清：『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清云：『有。』僧云：『如何是新年頭佛法？』清云：『元正啟祚，萬物咸新。』僧云：『謝師荅話。』清云：『鏡清今日失利。』又僧問明教：『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教云：『無。』僧云：『年年是好年、日日是好日，因甚卻無？』教云：『張公喫酒李公醉。』僧云：『老老大大，龍頭蛇尾。』教云：『明教今日失利。』」師云：「二大老與麼荅話，可謂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于應化門中即得，若作臨濟兒孫猶未可在。且道臨濟門下有什長處？」以杖卓一卓云：「使八極頂目者不自爭衡，見斯人兮駕馭昂蘗。」復卓一卓，下座。
上元，上堂。問：「雲生玉鼎、日照金沙，選佛場開，請師直指。」師云：「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琉璃。」進云：「入眼滄桑千劫曠，放懷天地一身孤。」師云：「莫將三寸燭，擬比太陽輝。」進云：「恬澹無人見，年年常自青。」師云：「看腳下。」進云：「日月拄杖頭，乾坤布袋裏。」師云：「且緩緩。」乃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凡有血氣者，莫不同知；凡有知者，莫不同體。今日無論貴賤、男女、僧俗、長幼，盡教他向山僧拂子頭上灑灑落落去。何故？不見雲門道：『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舉拂子云：「見麼？」擊禪床云：「聞麼？」作此[〇@　]云：「於此見煙知火，不妨聲色堆頭全彰意氣，笙歌叢裏盡是生涯。其或取舍情存，山僧未免直截剖判。」遂擲拂云：「切忌貪觀天上月，到頭失卻室中燈。」
上堂。「石人舞街頭，海底泥牛吼，鐵鷂勢摩空，烏龜騎鱉走。猴愁摟搜頭，狗走抖擻口，南山鱉鼻蛇，咬殺子湖狗。大唐國裏無禪師，福城東際有老叟，半是思君半恨君，大丈夫兒誰不有？」顧左右云：「生拔驪龍角，醉飲曹山酒。」
上堂。舉：「傅大士云：『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俱止。分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秖者語聲是！』玄沙云：『大小傅大士，只認得箇昭昭靈靈。』洞山云：『且道衲僧家，日裏還曾睡麼？』保寧頌云：『要眠時即眠、要起時即起，水洗面皮光、啜茶打溼嘴。大海紅塵生，平地波濤起，呵呵阿呵呵，囉哩哩囉哩！』」師云：「者四員尊宿，一人有體無用；一人有用無體；一人體用俱無；一人體用俱有。若人檢點得

出，許你具衲僧眼；其或玉石未分，岳林亦有一頌：『丁丁當當、鏗鏗鏘鏘，明明歷歷、巍巍堂堂。來來去去、安安詳詳，分明舉似，切忌承當。』」喝一喝。
上堂。舉：「僧問大龍：『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龍云：『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徑山杲云：『若以此兩句明堅固法身，生身入地獄。』」師云：「且道大慧恁麼道，是醍醐句？是毒藥句？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上堂。舉：「南泉和尚問一座主：『講得甚麼經？』主云：『《彌勒下生經》。』泉云：『彌勒幾時下生？』主云：『現在天宮，未來。』泉云：『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師云：「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即今牙齒敲磕，牽筋動骨底又是阿誰？若道現在天宮，拋卻甜桃樹，沿山摘醋梨。更問：『彌勒幾時下生？』向他道：『金沙灘上呵呵笑，崇閣樓中高枕眠。』」

住嘉興龍淵三塔禪寺語錄

陞座。問：「未陞座以前喚作岳林長老，陞座以後喚作龍淵住持。龍淵岳林即不問，四眾臨筵事若何？」師云：「一彩兩賽。」進云：「恁麼則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有路透長安。」師云：「須知遠煙浪，別有好商量。」僧喝，師云：「好喝。」僧禮拜，師云：「貓兒喫斷麻。」乃云：「雲間三泖，古篆分明；秀水鴛湖，印文不露。煙雨樓前千頃浪，九峰頂上萬家春，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有路透長安。」驀拈拄杖云：「須知者木上座兩頭坐斷、中道不安，孤孤迥迥、峭峭巍巍，天上人間，優游自適，無端被幾個無面目漢把住去路，不容走作，只得按下雲頭聽其所止。應物現形即且止，轉功就位時如何？」以杖架肩云：「絲綸收拾竿頭上，且向龍淵釣錦鱗。」下座。
據室。橫按杖云：「大凡坐者曲彔床子，須具三種要門，始能與人解黏去縛：一、要殺佛殺祖，不留朕跡。二、要破和合僧，縱橫無礙。三、要聲色堆頭，行住坐臥。」驀豎拄杖云：「山僧今日親行此令，還有共相建立底麼？」卓一卓云：「六隻骰子滿盤紅，大都只要看頭彩。」
上堂。問：「砥柱中流即不問，如何是龍淵境？」師云：「二八捧九。」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三頭六臂。」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一句事如何？」師云：「清光射碧天。」問：「龍淵潭裏錦鱗多，未審有幾個吞餌？」師云：「待你擺脫金鉤來向你道。」進云：「老老大大作者個見解。」師云：「切忌再遭點額。」問：「金風體露即不問，葉落歸根事若何？」師云：

「珊瑚枝枝撐著月。」進云：「謝師指示。」師云：「接竹點天。」乃云：「龍淵古剎，景德禪林，閣聳青霄，殿含春色。三塔風高雲影靜，坐斷十方；鴛湖水碧月華新，迥超今古。迎眸玉浪千堆，入戶水天一色。學繡塔全主全賓，西麗橋度驢度馬。幾片錦帆歸古越，一條直路透長安。各適其適、各安其安，景物交加，全機展演。且到家一句作麼生道？金鞭玉馬閒終日，明月清風足一生。」復舉：「南泉因僧問：『師歸丈室，未審將何法示人？』泉云：『昨夜三更失卻牛，天明起來失卻火。』」師云：「南泉雖則十方無壁、四面無門，卻將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一時撒出面前，惜乎者僧如蚊子上銕牛，無處入作。今日龍淵則不然，或有人問：『師歸丈室，未審將何法示人？』直向他道：『法幢今已豎龍淵，渴飲饑餐事事便，果是吾門真種草，不妨共賞戴堯天。』」下座。

請維那、知藏、知事，上堂。拈拂子云：「綱維保社，澤被人天，秖憑者一著子打開寶藏、運出家珍，何須別尋蹊徑？門頭戶底，巨細關心，賓主相逢，歷然應現。頭頭展上古家風，在在示當人妙用。共掇破沙盆，流通正法眼，不須入水見長人。看看！一著高一著。且道超三邁五一句又作麼生？」揮拂云：「打麵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

爾思禪德薦孫心傳，請上堂。問：「喚作如如，早是變了也。即今變也，如何是不動尊？」師云：「風吹石臼念摩訶。」進云：「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師云：「茅山土地。」進云：「末後一句又作麼生？」師震威一喝，乃云：「霜風撲面寒、霜葉砌龍淵、霜竹堅清節、霜松傲晚煙、霜鐘發清韻、霜月照山川。」舉拂子云：「若于此會得，則無心可了、無法可傳，師恩祖德，無後無先。心光寂靜，良馬窺鞭，生既脫略，死亦瀟然。歸元無二、量等三千，放身命處，如箭離弦。且道一超直入一句如何指陳？梅腮香馥郁，蓮漏果生春。」

冬至，請上堂。問：「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未審龍淵入門將何接待？」師云：「料你不是個喫棒漢。」僧無語，師云：「布袋裏老鴉。」乃云：「冰河發焰，煖回寒谷；石筍抽條、梅腮破玉。萬物資始，一陽來復。贏得住山人嘴邊生白醭，且喜旭日新添一線長，光陰切忌浪輕忽。休輕忽！六六原來三十六，轉功就位即且止，一九與二九相去多少？石磬聲聲驚鐵馬，凍雲片片入鴛湖。」梵受、靜聞等請上堂。「霜輪當午炤，心印自如如，一了一切了，何用意躊躇？所以道：『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驀拈拄杖云：「者木上座一向隨流入流，恒居三界，出入眾緣，且道性在甚麼處？莫是庭前柏樹子，雲門乾

矣橛？莫是青青翠竹，鬱鬱黃花麼？莫是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麼？莫是吾無隱乎爾麼？莫是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麼？莫是藏山於澤、藏舟於壑麼？莫是百性日用而不知麼？」遂攛拄杖云：「分明月在梅花上，看到梅花早已遲。」

歲朝，上堂。「鐘鳴鼓響，鵲噪鴉鳴，入理深談，太煞親切。若論元正啟祚，萬物咸新，不必山僧重下註腳。何故？狼煙盡作祥雲蓋，兵氣銷為日月光。」

越州師則薙染，請上堂。「草鏟堂前，只貴臨機互換；鬧市等人，須假出格英靈。鞭影未動，已涉千途；曲木纔窺，高飛雲漢。羅籠不住，呼喚不回，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為酥酪。高高處，聲和響順；低低處，形直影端。不涉見聞緣，迥超凡聖路。且道高超物表時如何？三衣纔挂體，萬象莫能該。」

定遠大將軍世子遣官二員請上堂。拈香：「此瓣香，叫不應，山長就無陰陽地拈來，爇向爐中，上祝當今聖主萬福駢臻，合國采僚文經武緯，惟願山海靜而野老謳歌，天下平而干戈寢息。」次拈云：「此瓣香為祥為瑞、為翰為屏，爇向爐中，奉為大弘護、大金湯、大將軍、王殿下，惟願祿位崇高，千秋永鎮；權衡在手，萬古徽猷。」乃敷座。融書記問：「探得驪龍頷下珠，輝天鑑地；奪來猛虎口中食，動眾驚群。秖如王膳已施，阿誰有分？」師云：「開心碗子盛將來，無底缽盂合將去。」進云：「漫言聲色文章裏，出格還須讓作家。」師云：「好音到耳人皆聳。」進云：「誰知別有通霄路，大海何曾止浪流？」師云：「太平本是將軍定。」進云：「大眾何不秖對？」師云：「不勞重舉。」乃云：「改換門庭，直入華屋，大座當軒，始成一局(時新改堂門)。幸值王師南下，遠近無不擁簇，唯我林下道人，安坐依然如故。不期駕過龍淵，荷蒙遣使下顧，信知無上大寶，亦非自求多福。自慚涼德人，奚敢當厚祿？陞座感斯遇，良會寧非夙？願各悟無生，共證金仙覺。金仙覺、人天目，龍舟截斷五湖煙，鸞鳳原來是鸑鷟。」復舉：「趙州和尚因燕、趙二王來，州端坐不起，燕王問云：『人王尊耶？法王尊耶？』州云：『若在人王，人王中尊；若在法王，法王中尊。』二王歡服而去。」師云：「趙州端坐不起，可謂赤心片片；二王歡服而去，亦乃今古絕倫。今日龍淵則不然，或有人問：『趙州端坐不起，龍淵因甚開門迎接？』只向它道：『順是菩提。』」下座。

師誕，兩序請上堂。問：「指天指地，迷向背於八極；撒土拋沙，驗當機於現前。既是傍若無人，因甚末後拈花？」師云：「只知開口笑，不覺舌頭長。」進云：「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又如何？」師震威一喝，乃云：「山僧昨因虔禱秋霖，隨眾持經轉咒，精神疲極，偶爾打睡，夢升率陀天宮，與彌勒大士堆堆坐地，話舊

談新。適三界天主統領一切天眾及主空神、主風神、主山神、主河神、主海神左右圍繞。時叨利天主向前拜云：『今值彌勒大士誕日，又幸和尚象駕光臨，惟不吝慈悲轉大法輪，令我得入。』山僧欣然云：『生而無生，鏡裏之形；滅而不滅，水中之月。若道大士今日生，不見道：「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不必釘樁搖櫓；若道大士不是今日生，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因甚當面顢頇？』聲未絕，大士合掌云：『善哉！和尚善說法要。』山僧喝云：『老老大大作者個見解，腳跟下好與三十拄杖。』於是一切天眾及一切神眾各各作禮，一時而退。山僧醒覺起來，卻原是鐘鼓交參。即見大眾擁擁簇簇請山僧陞座，倉卒打點不及，又不能孤負來機，今日只得和盤托出去也。」遂豎拂子云：「彩雲影裏神仙現，手把紅羅扇遮面，直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擲拂下座。

南澗箬和尚訃音至，上堂。「萬木深秋葉落黃，西風打雨月無光，雲開霽色霜輪皎，遍界明明不覆藏。鐵輪轉處，五座道場，祖印高提，風規廿載。重開竹林法窟，呵佛罵祖；再豎磬室剎竿，起死回生。纔遭塗毒，斷送命根；觸著棒頭，通身手眼。全體恁麼來、全體恁麼去即且止，如如不動時如何？坐對西湖千頃浪，眉橫山岳結青霜。」

進比丘戒兼祈嗣，請上堂。問：「摩竭三翻，個個頂門開正眼；戒圓三聚，人人頭上散天花。凡聖交參即不問，霜風拂面意如何？」師云：「庭前古柏榦凌嶒。」進云：「恁麼則個個徹骨徹髓去也。」師云：「知音者少。」進云：「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師便喝，迺云：「風搖景寂，雲鎖千峰，臘盡春回，森羅應現。梅含腮而放萼，戒月圓明；松積翠以摩霄，熊羆協兆。聲和響順、形直影端，璋瓦分明，子歸就父。何須多生頭角，別立生涯？一隻祥麟，起家萬世。只如血脈相承一句作麼生道？」豎拂云：「雲藏無縫襖，花發不崩枝。」

除夕，上堂。「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驀拈拄杖云：「唯有者個口吞佛祖、眼蓋乾坤，歷歷孤明，全超格則，任他東弗于逮、南閻浮提、西瞿耶尼、北鬱單越，與他當頭一一按定，不敢絲毫移易走作，直得持國天王、增長天王、廣目天王、多聞天王、大梵天王忍俊不禁，手舞足蹈，向十字街頭揚聲大叫云：『悔不慎初，應當護末。』」卓拄杖，下座。

歲朝，上堂。問：「春風八律，柳眼舒金，祝延聖壽，請師敷揚。」師云：「鑼聲雜鼓聲。」進云：「恁麼則天長地久，日月齊明。」師云：「上座腳跟在甚麼處？」僧喝，師云：「好喝。」僧

禮拜，師云：「賣私鹽漢。」乃拈拄杖云：「歲朝把筆，事事迪吉，萬象森羅……」劃一劃云：「各得其一。秖如瓦缶煮清泉，陽春和玉律。海晏河清，諸緣順適即且止。元正啟祚，萬物咸新一句如何指示？南國一枝花正開，吹徹少林無孔笛。」

乍城慈雲尼請上堂。問：「釋迦昨日降生，和尚今朝陞座，既然際會風雲自合，聲和響順，不傷物義，請師道看！」師云：「鐵牛愛喫無根草。」進云：「恁麼則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師云：「汝試飛飛看！」僧喝，師云：「好喝。」僧禮拜，師云：「不消一拶。」乃云：「乍城風月別是一天，大海不揚波，清聲常在耳，何似龍淵江上煙雨萬家，麥浪堆中黃花滿目？苟能直下承當，這邊那畔不行而至，說甚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驀以拂子打圓相云：「山僧今日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為酥酪，使海水揚波、黃花滿目，一一消歸自己。還委悉麼？婆子臺山親指路，獻珠龍女坐蓮花。」

端午，上堂。以拂子打圓相云：「此箇角黍大如斗，喫著通身都是口，艾虎桃符過一邊……」喝一喝云：「平地一聲獅子吼。」

放生，請上堂。「心佛眾生，三無差別，本體如如，常自寂滅。威音那畔不立一塵，今世門頭不拾一法。所以道：『凡有血氣者必同知，凡有知者必同體。』如是則鱗甲羽毛同登覺地，麤身細智悉稟威光。轉凡成聖即不無，乘時展演一句作麼生道？竹影掃階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

孝子彥彪薦親，請陞座。舉拂子云：「大圓覺海，無去無來無向背；心光獨耀，絕凡絕聖絕羅籠。超聲色於鬧市堆頭，透情塵於見聞邊際。剜心割股，發明本地風光；換水燒香，盡是當人面目。一塵不立、四相皆空。本體如如，常光寂寂，七賢聖女髑髏敲；醒悟無生，手捧寶珠，八歲龍女頓成佛。任是男形女相，無非遊戲神通；生滅去來，頓入無生三昧。且作麼生道個返本還源句？」以拂子擊香几云：「撲破鏡臺全體現，高超物表妙嚴身。」

師誕，請上堂。問：「蟾宮昨夜傳消息，今日蟠桃特獻來，未審和尚如何相接？」師舉拂子云：「見麼？」進云：「龍淵浪打錦鱗起，敢乞吾師下一鉤。」師云：「一鉤便上。」進云：「某甲禮拜去也。」師云：「一任[跳-兆+孛]跳。」乃云：「白雲出岫，坐對鴛湖千頃月；丹桂飄香，行吟三塔數重雲。翠煙舞棹底菱歌，碧嶂和秋江野曲。崖前石虎、潭底蒼龍，聲聲喚醒鐵牛機，處處重彰華藏海。坐斷千岐即不問，汝諸人如何是獨脫自繇邊事？金風拂拂可甦神，黃葉枝頭露本真，意地了無諸所見，一番提起一番新。」

自閒覺禪師語錄卷第二(終)

自閒覺禪師語錄卷第三

住荊溪芙蓉寺嗣法門人　住古堯乾明寺嗣法門人洪暹　編

住常州荊溪芙蓉禪寺

受請，陞座。雪書記問：「高高銅嶺，使符來似嚴霜；闊闊鴛湖，把斷要津同鐵限。住則匪易、卻之固難，不傷物義，請師道看！」師云：「一對鴛鴦分鶴浦，數行白鷺入深雲。」進云：「有水皆含秋月去，無山不帶巧雲回。」師云：「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記顧左右云：「新舊檀那何不向者裏著一隻眼？」師云：「原款分明。」進云：「恁麼則椰栗橫肩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也。」師云：「伶俐衲僧。」問：「一曲鴛湖興未窮，攜笻踏月過銅峰，秋鴻有意傳書信，綠水青山迥不同。錦上添花即且止，直上芙蓉意若何？」師云：「千峰勢到嶽邊，萬派聲歸海上。」進云：「恁麼則祖花開滿地，荊水起波瀾。」師云：「不勞重舉。」乃云：「冷店久開孔道，翔麟逸鳳齊來，多是獰牙利爪，且無馬嘴驢腮。有時全賓全主，全提正令，豎抹橫該；有時全主全賓，綱維祖道，不假安排。所喜赤心檀護併諸道舊良哉，固宜運籌帷幄，重恢將墜宗猷，何期天外佳音至，招我歸山副此懷？直得收綸掣釣，大家同上高臺。乘時展演則且止，符到奉行如何舉示？」以拄杖橫肩云：「大鵬欲展摩霄翅，那顧崩騰六合雲？」

入院，上堂。拈香云：「此瓣香，描畫不就，父子難傳，爇向爐中，上祝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一人端拱無為，萬物各得其所。」次拈香云：「此瓣香，在聖不增、處凡不減，爇向爐中，奉為文經武緯、直諒多聞，暨今晨請主、隱顯護法、紳衿居士、諸山耆宿、現前大眾，惟願智仁勇匡扶聖化，戒定慧丕讚宗猷。」再拈香云：「此瓣香，大沒來緲，極有根據，十年受盡鉗鎚，一旦親蒙印可。此第六回拈出，爇在爐中，供養前住通玄、後住天童，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一世先師林野奇老和尚，一任有鼻孔者，從教炙地薰天。」敷座，白椎竟，師云：「銕輪未轉，徹地轟天，略露風規，白雲萬里。還有寒毛卓豎者麼？出眾相見。」問：「芙蓉一向無人應，今日方知有主人，主人既至，請師作用。」師震威一喝，進云：「可謂正脈氣通欣此日，大悲松啟昔愁眉。」師云：「一彩兩賽。」進云：「銀蟾出海，誰不瞻光？」師云：「茅山土地。」問：「祖印高提，十方坐斷，入門一句，請師直指。」師云：「水深魚聚。」進云：「格外提持，萬人瞻仰，如何是芙蓉境？」師云：「入門一路大悲松。」進云：「當頭一句，截銕斬釘，如何是境中人？」師

云：「獨坐孤峰遶萬峰。」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一句又如何？」師云：「拄杖長七尺。」乃云：「銅峰疊翠，十里松陰，雲渡橋邊，龍吟虎嘯。來來亭畔，鳳翥麟翔，不問船來陸來，那管獅兒象兒？踏著祖翁田地，遂能丕振宗猷，始可起毓祖千年之舊案；大龐公三到之遺蹤，不須法堂探水、室內安盆，自然象鼻峰從茲通氣，大悲松得以揚眉，情與無情煥然等現，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為之化。雖然，騰今耀古即不無，作麼生道箇玉轉珠回底句？會麼？一輪明月來峰頂，照徹支那百億洲。」復舉：「龐居士云：『十方同聚會』，金不博金；『箇箇學無為』，不從人得；『此是選佛場』，看腳下；『心空及第歸』，白雲萬里。」驀豎拄杖云：「龐居士在山僧拄杖頭上口喃喃道：『者廝兒切忌畫蛇添足。』」擲拄杖云：「識甚好惡？」下座。

復位岳融領諸山，請上堂。「弘揚法化，銕蒺藜未許安閒；重建法幢，具眼者大家出手。起數年，鼓寂鐘沉之鄉；振今時，電掣雷轟之令。直得天花散彩、瓦礫生光、銅峰起舞、冷灶生煙。非假神通，全承渠力，不負初心，冀垂朗鑒。」下座。

到船子，請上堂。問：「同源一會，不無上古風規；分座儼然，重整今時宗範。直入千峰即不問，腳踏雲間事若何？」師云：「霜風撲面寒。」進云：「芙蓉江上月，萬古照乾坤。」師云：「裂破腦門。」僧喝，師云：「著忙作麼？」進云：「也須勘過。」師云：「石人撫掌。」乃云：「罷釣龍淵逐野情，橫肩榔栗入深雲，此回為訪西林老，又出雲來到水濱。諸公還委悉麼？華亭孤月，千載遺風，門外剎竿，斬新條令。呈橈舞棹家聲異，釣盡江波得錦鱗。山僧雖然唱拍相隨，要且鼻孔各自出氣。今日到此，主賓互敬一句作麼生道？知心不在千盃酒，一盞清茶也醉人。」擊拂子，下座。

元旦，上堂。「白雲堆裏機先露，萬仞巖前撒手閒，但得孤光恒不昧，管教一鏃破三關。聲色堆頭和盤托出，笙歌叢裏覿體全彰。不昧見聞緣，迴超凡聖路，覺海澄清，諸緣寢寂。冀諸兩序大眾，各各起居多福。」

顧居士七旬，請上堂。「年近古稀心意快，時逢燈節壽難量，劫前一段真消息，覿體明明不覆藏。靈苗聳秀、岳色增光，鳥啼春樹，匝地生香。爆竹聲聲呈面目，梅花朵朵衍群芳。舉揚法藏、偈演金剛，喜同人而引意，獻佳頌以瓊漿。說甚華封三祝？管教雲鶴呈祥。一念萬年即且止，壽山高聳事如何？春色無遐邇，花枝任短長。」

上堂。「今朝正值仲春朔，血染桃花新吐萼，萬山深處白雲多，寄興嵩山破灶墮。破灶墮，須斟酌，雨後青山如黛潑。」

佛誕，上堂。僧問：「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因甚又有六道四生？」師云：「猢猻倒上樹。」乃舉：「僧問九峰禪師：『承聞和尚有言：「諸聖間出，秖是箇傳語人。」是否？』峰云：『是。』進云：『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為甚麼喚作傳語人？』峰云：『秖為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喚作傳語人。』」師云：「者僧問固孤危，九峰荅亦險峻，簡點將來，二俱不了。且如何是他不了處？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自迷巢。」

越州陶太史入山，兼五旬，請上堂。雪西堂問：「當年三到龐居士，今日重來陶翰林，今古不殊銅嶺月，願將一句祝遐齡。」師云：「蟬聲吟竹戶，鳥語度松關。」進云：「千峰添瑞色，古寺起嘉聲。」師云：「日輪當午赫。」進云：「恁麼則從今佳話傳千古，夾道松陰笑點頭。」師云：「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迺云：「孤峰迥立，標劫外靈根；性海圓融，溢碧天朗潤。光吞萬有、氣壓群機，獨步芙蓉、翻身銅嶺，直使寶華王座恭祝知命之年，玉鼎焚香共展懸弧之令。」遂豎拂子云：「大眾會麼？慧花一朵燦天開，別有風光壓眾才，挺秀久經寒暑操，清香遠遠透雲臺。」復以拂擊禪床，下座。

開爐，上堂。「結則普天匝地一時結，萬里長空一條銕，禪堂寮舍榜新規，爐韝初開紅似血。」以拄杖劃一劃云：「上至諸佛聖人、下至蠢動含識，從教盡在此中，不容絲毫走作，豈假顢頇脫空？頑銅鈍銕，當下銷鎔；意想紛飛，立時安帖。」復以拄杖劃一劃云：「全提正令，天下芙蓉。」喝一喝，下座。

師誕，上堂。「寶鑑當臺，妍醜俱照；劫前消息，秋光明露。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直得天台、南嶽齊喝彩云：『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於時，銅棺山聞此，踊躍歡喜，左手把天台、右手把南嶽，一齊邀至金色紫磨宮中，各坐其獅子之座，語兩山云：『我等愛幸，自威音王那畔住斯已來，只見嶺梅開又落，是時都不記春秋，毫無奇特因緣、殊勝佛事。且喜天童老和尚按臨于此，情與無情喚然等現，我等始得心空及第。』聲未絕，拄杖子忍俊不禁，踴身向前云：『你這幾個無面目漢，在此浩浩商量箇甚麼？』於時三山一齊起身，合掌鞠躬向拄杖子云：『輕輕躡足龍門過，惹得天香匝地來。』」驀以拄杖卓兩卓，下座。

龍池萬老和尚訃音至，上堂。舉訃音云：「高踞禹門峰頂一十五載，喝醒石頭虎子五十餘員，其間鳳翥鱗騰不知其幾。今者化緣已畢，葉落歸根，大定無方、圓機普應，直得山林空生悲寂，人天有失依歸，三頭六臂難挽去世之心，紺宇重樓處處隨身宮殿。」顧左

右云：「且道者老子即今面目何在？」良久云：「一條界破青山色，今古常如白練飛。」
冬至，上堂。「銕樹花開，石女慣拋金彈；寒巖抽筍，泥牛愛喫霜根。堯天朗潤於孤明，舜日齊霑於慧海，塵塵剎剎普現珠璣，戶戶門門光添一線，直得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白鼠與銀臺，群陰重剝換。林間衲子高枕無虞，方外閒人十方坐斷。且道無陰陽地上又成得個甚麼邊事？」豎拂云：「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
汾陽憨予長老遣專使請上堂。遜西堂問：「高擎寶鑑，照萬象以歸源；密運金刀，剪諸見而返本。濟祖綱宗，請師提唱。」師云：「倒退三千里。」進云：「月到天心、風來水面，如何是先照後用？」師云：「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進云：「群陰剝盡，一陽來復，如何是先用後照？」師云：「頭破七分。」進云：「水到渠成、風行艸偃，如何是照用同時？」師云：「金剛腦後三斤鐵。」進云：「日射雲衢、風平海嶠，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云：「舌頭無骨。」進云：「若然，則萬靈景仰無門也。」師云：「石人撫掌。」乃云：「隔牆見角，已知是牛；隔山見煙，早知是火。設使無煙無角，且道是牛耶？是火耶？畫蛇不必重添足，矢上何勞更著尖？」復云：「憶昔山僧把釣龍淵拄杖頭，撥著一箇透網金鱗，無端搖頭擺尾，向三千里外吐霧興雲，直得見者聞者畏愛兼抱。」顧左右云：「山僧恁麼舉，三十年後未免遭人簡點。作麼生是遭人簡點處？」擲拂子云：「西河獅子尾吒沙。」
臘八，周基伯請上堂。「昨日普請挑鹽，今朝陞座說法，未出方丈已前，個個七通八達。燈籠笑得嘴歪，露柱驀地錐劄，三界二十五有，森羅萬象禁押。人與非人聚首，龍象互相蹴踏，大心居士進山，時節何期正恰？阿難迦葉合掌，文殊普賢心豁，十八高人默然，大家慶賞臘八。無端釋迦老子，雙睛一時打瞎，賺他凡聖交參，處處諠諠雜雜。山僧隨例起倒，杖頭麈尾潑撒，一眾眼眼相視，末後如何合煞？呵呵呵！雨聲滑，霜風遍界是刀鎗，化作祥雲從地發。」
元宵，上堂。「普賢願海，片片銀花布地；圓通面目，家家室內生光。根源只在毛端，智鑑迥超物表。機先悟旨，象外明宗，不立見聞，迥超凡聖。既是一塵含法界，遍界絕遮攔，因甚香嚴擊竹以明心，佛眼撥火而悟道？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
資聖破顏和尚訃至，上堂。「要做為山水牯，必假頭角完全，隨處水草現成；解得虎項金鈴，須是眼親手快，始不傷鋒犯手。從古至今，眼親手快，頭角完全者鮮有其人，如我資聖和尚慣架空中樓閣、善捺水面葫蘆，正好揮起家之刃、豎已墜之幢，何期撒手長行、掉頭不顧？固是逞俊一時，未免鼻孔繩索被山僧牽扯一上。」

顧左右云：「還有為渠出氣者麼？」豎拂云：「打麵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
解制，上堂。「九旬禁足功圓滿，三月安居驗蠟人，試問蠟人真面目？請續後句。」眾答不恰，復拈拂子云：「倘能面目現在、韻腳完全，不惟分半院與伊，直將手中拂子當面分付；其或未然，瓶盂仍挂禪床角，好向窗前惜寸陰。」
結制，請上堂。問：「衲僧巴鼻無奇特，只貴當陽一句親。百千法門、無量妙義，未審那一句親？」師豎起拂子。進云：「一毛飛不過，遍地是刀鎗。」師云：「霜風寒徹骨。」進云：「而今而後，滴水滴凍去也。」師打兩棒。乃云：「機先悟旨，踏著稱錘硬似鐵；象外明宗，燈籠露柱唱玄機。有時照用同時，一掌一握血；有時照用不同時，一棒一條痕。舉了便會底，猶是點即不到；說得行不得，那堪露布人前？到者裏，須是出群獅子、格外英靈，始能金剛圈、栗棘蓬全身擔荷；殺人刀、活人劍不犯鋒鋩。又何必通紅爐韝、惡辣鉗錘？山僧恁麼告報，早是矢上加尖、空中釘橛了也。正恁麼時，還有不假一椎者麼？」便下座。
清芝韋居士請上堂。問：「適纔記得一轉語，及至出來復忘卻也。」師云：「山僧亦忘卻了。」僧便喝，師打云：「因甚又記得？」進云：「人天眾前何不尊重？」師云：「下坡不走，快便難逢。」又打。乃云：「即心即佛，鐵蛇橫古路；非心非佛，鈍烏逆風飛。有功者賞、無功者罰。你有十尺，量你一丈；你有八兩，稱你半斤。從來緇素分明，決不將長作短。這裏承當得去，打三打七何異撮摩虛空？說性說心固是煮沙成飯，吾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遂顧左右云：「車不橫推，理無屈斷。」
上堂。拈拄杖云：「昨宵忽地起狂風，吹折門前一株松，直至天明峰頂望，不知何處有形蹤？」豎起拄杖，召眾云：「看看是甚麼？」眾纔舉首，師便歸方丈。
上堂。「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喝一喝云：「且道是賓是主？者裏緇素得出，一踏鴻門兩扇開；其或未然，前頭大有事在。」
元朝，上堂。問：「昨日寒梅催舊蠟，今朝爆竹接新年即且止，不涉新舊一句請師指示。」師云：「千山盡是去年雪。」進云：「恁麼則東風消白玉，枯木長萌芽。」師云：「莫向者裏躲跟。」僧喝，師云：「不信道。」問：「元正啟祚，萬物咸新，如何是新年祝聖句？」師云：「春到梅花五葉芳。」進云：「可謂一人有慶常安樂，萬國咸寧賀太平。」師云：「闍黎分上又作麼生？」僧喝，師云：「亂喝。」乃云：「雪積山阿，不必烹牛除歲；梅抽寒谷，何須爆竹迎春？榾柮火烈燄騰天，雙澗水一派長流。正恁麼時，條

令斬新則且止，祝延聖壽時如何？」驀豎拂子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解制，開先書記請上堂。問：「銅官峰頂浪滔天，毓祖家聲百世傳，逸鳳翔麟從此得，不知少室有何宣？」師云：「天高群象正、海闊百川朝。」進云：「已見宗風彌宇宙，此間消息幾人知？」師云：「驚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進云：「若非高踏毘盧頂，誰信男兒是丈夫？」師云：「翻腳著芒鞋。」乃云：「露柱燈籠，眉毛撕結，黧奴白牯，漆桶相揩，個個見義勇為，著著當仁不讓，贏得木上座運籌帷幄、策舉無遺，何必更呈格外之機，弗用提持摩訶衍法，自能脫略古今，見聞不昧，足稱出群獅子、越格英靈，始可左之右之；不然，鼻孔仍在山僧手裏。且正恁麼時，放行一句如何道？」以拂子左右拂云：「勿謂銅官山勢嶮，前頭更有最高峰。」
師五旬，合邑檀護請上堂。僧問：「年臻天命，時屬中秋，四眾殷勤，請師垂示。」師云：「金風吹桂子，玉露滴芙蓉。」進云：「秖如五十未至時，又將何法示人？」師云：「且領前話。」進云：「惟將一句無私語，仰祝遐齡貫古今。」師云：「重說偈言。」乃云：「天命茲來五十秋，拖犁拽耙住山丘，何暇更說西來意？獨指西山水牯牛。諸仁者！還識為山牛麼？」良久云：「此席十年灰冷，三載漸成寶坊，苟非諸山道舊、遐邇檀那道誼殷勤，曷能臻此？時值金風入戶、桂魄生香，各秉初心，光臨泉石，兼以揮金辦供，仍今陞座，為祝馬齒之年。」驀拈拄杖云：「山僧只得借木上座威光，於第二義門展些子神通，應個時節。」卓一卓云：「山明水秀，全彰古佛之心；月白風清，共睹羲皇之世。毓祖家聲墜而仍振，龐公舊跡萎而復芳，知有上士標致斯增，初學禪流固宜著忖。如能因指見月，囫地一聲，始知道原來只是舊時人，但改舊時行履處，以此祝吾壽可謂至矣！是則固是，只如遺桃報壁一句又作麼生？」呈拄杖云：「愷悌君子，伏惟台鑒。」便下座。
結冬，知浴請上堂。拈拄杖云：「此事猶韞玉於荊山，未經良匠剖而彫琢，雖有極美之資，與石胡異？即如衲僧遊逸叢林十年二十年，不從辣手爐韝多方煆煉，縱負眼空佛祖、氣蓋乾坤之志，與夫未琢之玉曾無二致，欲求其精彩奪目、標表人天，驢年未在。山僧今日不惜手腳，極力相為去也。」連卓拄杖云：「會麼？是玉須經爐裏煆，非珠徒向水中求。」
請船子謐和尚上堂，引座。「同葉同條、同根同蒂。同氣相求，難兄難弟；同聲相應，如由如賜。二桂流芳，哲人所記，惟有洙涇出一頭地。垂顧銅峰，林泉臻翠，三到亭如如鞠躬聲聲道：『願聞先

師末後句！』仰煩頭首大眾，宜各傾心懷香，恭詣座下，肅聆開示。」

五旬請就顯親寺，上堂。「法菩提場，心光湛寂；普光明殿，性海圓融。一切處履佛階梯，一切處作殊勝事。百城煙水，腳頭踢出文殊；樓閣門開，眼裏親逢彌勒。方知人人衣內有明珠，個個頂門具正眼。以此祝壽，何用華封？以此隆心，功臻願海。俾夫見者聞者，共證阿字法門。只如阿字法門作麼生證？」以拂子作○相云：「在座英賢，幸希朗鑑。」

元旦，上堂。「玉曆初頒，陣陣堯風彌宇宙；金輪再轉，團團舜日滿乾坤。直使銅峰頂上虎嘯龍吟，三到亭前麟翔鳳集。林下道人無別奇特，昨夜歲事已除，於火爐頭吟得一首山偈，舉似大眾。」良久云：「爆竹聲中唱哩囉，山家活計也無多。青嶂外，白雲窠，橫吹鐵笛出山坡，雲渡橋頭雙澗水，來來亭畔虎頻過。鈯斧子，伐松柯，銅官峰頂翠煙蘿，珍重尋聲逐色者，莫將歲月自蹉跎。」擊拂子，下座。

解制，知浴領眾請上堂。問：「把斷要津即不問，放行一線事如何？」師云：「贈君腳下一程風。」進云：「恁麼則踢開金鎖玄關，一任紅塵鬧市。」師云：「未必心頭似口頭。」進云：「途中家舍無拘束，踏爛春光意氣濃。」師云：「不可強作主宰。」乃云：「十八孩兒鬥百草，不分勝負；假雞聲韻十分真，難過此關。直饒透得關頭，不涉負勝，老僧將手向伊面前橫一橫，依舊目瞪口啞，似者般底棒折未肯放伊在；設有三搭不回、匙挑不上者，將一束紙錢送過他方世界。何故？自有一雙無相手，不曾容易接閒人。」卓拄杖，下座。

元旦，上堂。問：「萬物維新即不問，元旦啟祚時如何？」師云：「處處和風偏野，人人喜氣盈眸。」進云：「未審無位真人還增氣色也無？」師云：「笞帚柄聊與三十。」進云：「靈山受記，未至如是。」師云：「三門書大吉。」乃云：「四載除年燒爆竹，昨宵爆竹雪風摧，無端吹上銅峰頂，散作人問臘底梅。不假雨露，豈用栽培？孤榦芬芳，圓機穎脫。眼眼相對，原是舊時人；耳耳相聞，盡是新年曲。轉凡成聖，教有明文；見色明心，當人自有至鑒。若論簡曆頒春，衲僧家一筆句下；和光混俗，英靈漢革故鼎新。山僧雖是錦上鋪花，諸人也須騎聲蓋色。且道春王化育一句如何指陳？」豎拂子云：「人間嘉運從斯起，幾樹梅花雪裏開。」

福嚴費老和尚訃至，上堂。「主張濟宗，秉吹毛劍；綱維正脈，奮獅子威。以怒罵為機用，將辣手當慈悲，觸其棒者頂門眼開，被其機者腳踏實地，惟我法伯老和尚一人而已。正賴弘範五宗，提持後學，何期一旦法幢摧、法眼滅、法舟傾、法海竭，乾坤失色，日月

無光？嗚呼哀哉！哲人逝矣！憑誰取則？」乃起身云：「仰煩大眾同到座前焚香展拜。」

結冬，米山、一愚二知浴領眾請上堂。「活火爐頭，烹煆頑銅鈍鐵；獰拳惡掌，獨勘俊鶻英才。三年不飛，飛沖天；三年不鳴，鳴驚人。大功不宰，大智若愚，水銀撲落地，大小盡皆圓。諸人冷地一聲囫，看破從前親面目，庶不負老僧扶病上堂、知浴檀那殷勤伸請。努力今生須了卻，莫教累劫受餘殃。眾中還有性燥漢麼？」以拂子打圓相云：「下坡不走，快便難逢。」

自閒覺禪師語錄卷第三(終)

自閒覺禪師語錄卷第四

住荊溪芙蓉寺嗣法門人　住古堯乾明寺嗣法門人洪暹　編

示眾

示眾。「第一句薦得，堪與佛祖為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為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且道者三句中還是向那一句薦得？若向第一句薦得，白雲萬里；若向第二句薦得，接竹點天；若向第三句薦得，隔靴抓癢。」喝一喝云：「且道是第幾句？文殊匣裏青蛇吼，驚起毘盧出故園。」

示眾。「道無南北，寧分彼此？說是說非，未達其理。所以道：『我為法王，於法自在。』且喚甚麼作法？林木池沼宣演妙音，水月松風發明祖意。若向者裏著倒，何必南天台、北五臺，橫擔拄杖、緊峭草鞋？其或耳隨聲響、眼逐青黃，且向長連床上打個噴嚏。」

示眾。「佛未出世、祖未西來，人人鼻孔遼天；神光斷臂、南嶽磨磚，個個頂門卓豎。超三邁五底，冰稜走馬，劍刃橫身；拋家失業底，葛藤滿地，荊棘渾身。直饒坐斷兩頭，猶是依草附木漢，直須向情未起處、念未生時驀地錐箚，始有相應分。豈不見，首山和尚雖在風穴會中，日持法華為己任，一聞提唱，遂爾知歸，解道：『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師拈拄杖云：「還有不墮悄然機者麼？」遂一齊打散，歸方丈。

清明示眾。舉：「僧問葉縣省：『獅子吼時無異路，文殊仗劍意如何？』省云：『一送荒郊裏，千峰永不回。』進云：『恁麼則大眾齊合掌，一時念彌陀。』省云：『不因寒食節，餘日定難來。』」師云：「起死回生，輸他葉縣，若論衲僧巴鼻，未夢見在。今日或有人問龍淵：『獅子吼時無異路，文殊仗劍意如何？』直向他道：『血濺梵天。』更云：『恁麼則大眾齊合掌，一時念彌陀。』『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更聽一頌：『死中得活活中死，全主全賓絕依倚，臥龍直下解翻身，昂藏頭角撐寰宇。』」

示眾。舉：「高峰和尚云：『海底泥牛啣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絲牽。此四句內有一句能殺、能活、能縱、能奪，若人簡點得出，許你參學事畢。』」師云：「山僧亦有一偈，雖無過人處，要且不在高峰之下：『饑餐黃米飯、渴飲龍淵水，手中黑漆杖，嚇殺閒神鬼。此四句內有一句能殺、能活、能

縱、能奪，若人簡點得出，正好喫棒。』何故？不見道：『龍淵門下。』」
示眾。舉：「雪峰玅湛禪師云：『一切法無差，雲門糊餅趙州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慚愧太原孚上座，五更聞鼓角，天曉弄琵琶。』徑山語風大師云：『一切法無差，鶺鴒對老鴉，生臺爭飯喫，打得亂如麻。有約不來過夜半，閑敲碁子落燈花，慚愧西湖保叔塔，六橋煙雨夕陽斜。』」師云：「龍淵又且不然：『一切法無差，電光石火迅雷撾，天垂六幕千峰外，何處清風不我家？善財參遍處，黑荳未生芽，慚愧西余端獅子，慣向人前弄爪牙。』」
示眾。「踢倒淨瓶，贏得大溈山子；普請刈茆，帶累三百祖師。人人鼻孔撩天，個個腳跟點地。朗月當空，正好別峰相見；流芳五葉，未免賊入空房。無面目漢，腳瘦草鞋寬，雪點紅爐，鷂子過新羅。兩頭坐斷、中道不安。賓中主、主中賓，言端語端，猶未是諸人衣缽下事。何故？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尋常。」
示眾。「佛不見身知是佛，若實有知別無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於生死。罪性既空，喚甚麼作生死？者裏轉得身、吐得氣，一雙孤雁撲地高飛。其或未然……」驀拈拄杖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卻你底拄杖子。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增一些不得；你無拄杖子，我奪卻你底拄杖子，減一些不得。增不得、減不得即且止，喚甚麼作拄杖子？」卓一卓云：「撐天拄地憑收放，殺活縱橫得自由。」
示眾。舉：「古德云：『我有一隻箭，曾經九磨煉，射時遍十方，落處無人見。』風穴和尚云：『我有一隻箭，未嘗經磨煉，射不遍十方，要且無人見。』」師云：「二大老雖善潛蹤邈跡，未免徐六擔板。龍淵即不然：『我有一隻箭，何須經磨煉？早已遍十方，鋒鋩許誰見？』」
病目示眾。舉：「如意尊者常好打睡，世尊呵云：『咄咄何為睡？螺螄蚌蛤類，一睡一千年，不聞佛名字。』如意七晝夜目不交睫，兩眼失明，世尊授他金剛照明三昧，乃觀三千大千世界，如掌中菴摩羅果。」師云：「如意將一雙金彈換得兩隻泥丸，殊不知被者老子熱謾，到處大驚小怪。山僧病目二七餘日，晝夜打睡，固無金剛照明三昧可得，昨夜三更憨憨熟睡，起來打箇噴嚏，兩眼如常，要且三千大千世界毫不增減。」遂召眾云：「且道山僧見處是？如意見處是？還有緇素得出底麼？」良久云：「福城紙貴，一狀領過。」

小參

結冬小參。「諸方結制，事事豐饒；羅漢開爐，件件不足。雖然，卻也有箇好處。豈不見風穴和尚道：『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帖。』於此薦得，可謂富不有餘、貧無不足。今此一眾且非晚進初機，俱是久參宿學，人人抱風雲之志，箇箇蘊特達之懷，可以繼祖追宗，亦可挽今復古。山僧恁麼告報，早是抱贓叫屈，取辱宗乘。更有一事不敢道破，且道是甚麼事？」良久云：「黃溪紙貴，一狀領過。」

對靈小參。「生為死之本、死為生之基，生死本同輪，如環轉不息。」驀拈拄杖云：「生死且止，且道顓封居士令先君即今在甚麼處？」復舉起云：「看看！即今在山僧拄杖頭上現最勝身、說最勝法，顯示諸人了也。還見麼？」擲下云：「人面不知何處去？青山依舊白雲中。」

小參結夏。「今朝七日已過，腳跟下事又如何？倘得摸著孃生鼻，好向人前唱哩囉。所以參學之士打頭須遇本色人；若不遇本色人，秖成箇掠虛漢。諸仁者！要識掠虛漢麼？便是未得謂得、未證謂證，粧點胸襟，妄執己見，不知好惡，不近上流，更逞我山到處取勝，此輩名為真可憐愍者是也。若是本色人，參須實參、悟須實悟，始可口吞佛祖、眼蓋乾坤，過橋拆橋、得路塞路。尋常拈機示境，如太阿鋒能傷眾物，而太阿不被物觸。不見洞山初參雲門，門云：『近離甚處？』山云：『查渡。』門云：『夏在甚處？』山云：『湖南報慈。』門云：『幾時離彼？』山云：『八月二十五。』門云：『放汝三頓棒。』山不肯。黎明，上方丈云：『昨蒙和尚賜棒，不知有過無過？』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與麼去。』山於言下大悟。雲門可謂善秉太阿之鋒，洞山瞥爾悟去，未免平地喫交。若知洞山平地喫交處，便知雲門為人處；若知雲門為人處，便與三世諸佛把手共行、歷代祖師同一鼻孔。其或涇渭不分，更聽一頌：『上門上戶別無求，只為心頭事未休，及至雲門三頓棒，始知葉落海天秋。』」

除夜小參。「年盡月窮、日周時畢，未審諸人參學事畢也未畢？未畢且置，喚甚麼作參學事？莫是入一叢林、出一保社，向禪床上老禿口邊覓些涎唾為參學事麼？莫是者邊經冬、那邊過夏，學得機鋒轉語快便為參學事麼？莫是遊山翫水、嘯月吟風，推敲尖新詩句、點綴四六文章為參學事麼？莫是結箇茆庵、住箇巖穴，守繫驢橛如魂不散底死人為參學事麼？若恁麼參學，別離鄉井、割愛辭親有何所益？山僧乍住此間，承諸道流同心合德，共守寂寞，真可謂出塵上士、豪傑丈夫，但在己躬下事，應須猛著精彩，徹底掀翻，千了百當，始不枉參學一回。即今臘月三十日也，是汝諸人如何合殺？爆竹聲高知臘去；梅花枝上見春來。」

小參。「一為無量，無量為一，此箇門中，無固無必。既不容默照邪禪，烏用吟詩作偈？緊緊抱住話頭，念念欲明祖意。一期荳爆冷灰，始證第一義諦；二時板響過堂，盡是神通遊戲。缽盂跳上三十三天，觸犯帝釋瞌睡，震動三界二十五有，處處離宮失位。勞他杖頭麈尾，百計千方調治，雖得各歸寶所，未免遞相鈍置。」驀豎拂子召眾云：「還有不被鈍置者麼？」遂喝一喝，擲下拂子。

小參。「頂門一著貴在力參，所以學道如鑽火，逢煙切莫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果若恁麼一回，則昨夜非非想天幾人退位？今朝寧城府堂上排衙，一點也瞞他不得。設使記問無根，獵人涎唾，冷地被人拶著，未免胡說亂說。秖如此間一坐具地，乃布袋和尚遺蹤，樓臺殿閣、廚庫三門、竹木田園各成局段，界置甚是分明，因甚人人到此排身不入？還會麼？打麵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

林老和尚小祥拈香。「者位尊慈，毒心太甚，一生氣壓諸方，並無一人可意。愛從痛處鍼錐，慣向冷地著楔，任是俏鶻俊鷹，俱被一網收拾。將謂獨脫自由，又誰知今日被不肖之子牽扯一上？且道知恩報恩一句如何舉揚？香爇一爐、茶斟三奠。」

小參。「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道不虛行，遇緣即應。且作麼生說個應底道理？若有心應，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若無心應，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者裏透得一機、撥得一竅，便可高揖釋迦、不拜彌勒；其或縛情纏識，山僧卻有箇現成句子，非惟截斷天下人舌頭，且要諸人向後各有生涯。且道是甚麼句？久立眾慈，伏惟珍重。」

大士成道日，小參。「年來無事不精神，坐愛長汀把要津，戴角擎頭須按過，橫拈豎抹一枝藤，洞明向上因緣，處處縱橫自在。虛堂靜生，無非本地風光；鬧市橫身，盡是當人面目。到者裏，何須峨眉老子三度華亭，達磨大師九年面壁？尋聲救苦，當面顢頇；蛤蜊現身，小家伎倆。須知師姑原是女人做，嫂嫂畢竟大哥妻。正當恁麼時，且獨脫一句作麼生道？」豎拂子云：「手執夜明符，幾個知天曉？」

乾侍者薦嚴，請小參。「木有本、水有源，劬勞萬德、養育千恩。心耿耿以懷風木，念拳拳而報雙親，推乾就濕，乳哺辛勤，粉骨碎身，難酬罔極。此則乾子報親之誠也。又因先妹昔年英烈，節行無雙，雖然視死如歸，究竟難忘手足。茲者節屆中元，效目連救母之方，請山僧舉揚斯旨。不見道：『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塵塵盡是當人面，剎剎無非自己身。』到者裏，不惟雙親手足盡入玄門，直饒多生父母、歷劫親緣、遠近亡靈俱超極樂。且道不涉功

勳一句又作麼生？」豎拂云：「百年三萬六千朝，返覆元來是者漢。」
除夕小參。「病骨難堪話祖機，終朝伏枕懶如泥，諸公何必循常例？但顧娘生鐵面皮。且此一眾盡是他鄉之子，父母不供甘旨；六親固以棄離。如不以本分直截提持，則今夕擺茶筵交歡知識，明日遊山水羈絆情緣，有乖道體，恥它上流。」驀拈拄杖云：「龍淵不是閒相識，白棒臨頭悔是遲。」

晚參

晚參。「此事譬如人之出外數年，心思歸家，即收拾行囊將歸，忽遇里人為云：『汝家中桑田已變滄海，人境盡已遷更。』其人胸中甚是疑忽不安，即緊峭草鞋，五里一村、十里一舖。轉彎抹角漸漸將近，抬頭一望，不覺到家，父母、妻子團圞一笑，頓釋前疑。衲僧家得到這箇田地，回觀向來境況，依舊青山水綠，毫無異昔，則腳跟到處再不被人惑亂矣！忽有個漢出來，將山僧震威一喝云：『和尚休要說夢。』山僧但與劈頭一棒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晚參。舉：「古人道：『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古人恁麼道，失卻一隻眼。羅漢即不然，『住則與人同住，行則與人同行，既同住，又同行……』」拈拄杖云：「何處不分明？秖如同生同死一句又作麼生道？」擲下云：「打刀須是邠州鐵。」
晚參。舉：「五祖豎拳云：『若喚作拳頭，一似不曾行腳；若不喚作拳頭，對面相瞞。除此之外，也少一拳不得。』」師云：「五祖道即太煞道，要且只是泥裏洗土塊；羅漢則不然，今晚也出一隻手，是汝諸人只是不得隨語生解。」遂豎拳云：「這箇但喚作拳頭。瞎漢。參堂去！」
燈節晚參。「東風初解凍，柳眼乍舒眉，冷地燈花爆，清光徹四維。處處搥鑼打鼓，家家社舞村歌，不用聞聲悟道，何須見色明心？紅塵鬧市，眼蓋乾坤、坐斷情塵，意想天上天下唯吾獨尊。獨尊則不無，因甚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手卻是饅頭？慣從五鳳樓前過，手握金鞭賀太平。」
晚參。舉：「趙州云：『此事如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老僧拈一莖艸作丈六金身用，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艸用。何故？煩惱即佛、佛即煩惱。』」師云：「趙州老漢脫空不少，岳林即不然。」驀拈拄杖云：「山僧拈拄杖只作拄杖用，更說甚麼丈六金身一莖艸，煩惱即佛、佛即煩惱？」遂卓一卓云：「參退喫茶去。」

晚參。舉：「僧參翠巖，值巖不在，遂看主事，事云：『參見和尚也未？』僧云：『未。』事指狗子云：『上人要見和尚！但禮拜者狗子。』僧無語。巖歸，聞云：『作麼生免得與麼無語？』大慧和尚云：『我若作者僧，但禮狗子一拜。』」師云：「大小大慧只具一隻眼，岳林若作者僧，但禮主事一拜。」
中夏晚參。「面赤不如語直，語直不如面赤，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因甚山門前，金剛頭上汗出？道得也是徐六擔板，道不得也是徐六擔板。」驀拈拄杖云：「你這一隊徐六擔板。」眾競喝，師擲下云：「了！」

法語

貽漢關首座

憶昔老僧初居禹航廣化，子從天童來，一見已知其為克家真子矣！彼時雖未明露秋光，早已暗藏春色，吾眼不錯也。不意先師移錫棲真，老僧充第二座，子二番來，雖未經獰拳辣掌，其再參之緣不異百丈侍馬祖，故缽袋子益知可託，吾眼不錯也。迨老僧開法羅漢，門風初闢，子從磬山來，三入吾室，因而拳踢相應，轉身有路，遂煩堂司，信知將來必起吾宗，恰值老僧四句上堂，親付衣拂，知吾眼之不錯也。時老僧赴崇川慈濟，舉子為第一座，激揚個事，標表人天機用，不在古德之下。後因先師主天童，命吾同往，從此西秦東魯。客秋，子遣專使到芙蓉發書，並讀白雲開堂之語，知子為吾燒香，始知老僧驗人之眼若是之不錯也。今夏杖過淳溪，子卸白雲院事，退守曇華，冷眼別吾，十年機用另有一番生色。昔慈明含恥忍垢，放浪荊楚，與子曇華舍中炙燈掃地、換水添香，可稱一彩兩賽，遂述從前相見因緣，隨書先師所付手卷之後，將來可作人天眼目。但老僧有一喫緊事，未免當面道破。漢首座！漢首座！一不做、二不休。

示釋鑑吼副寺

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乃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與汝，傳化將來，毋令斷絕。」自後一人傳虛、萬人傳實，以至西天四七、唐土二三，個個口吞佛祖，人人眼蓋乾坤。初祖達磨應纘而來，冷坐少林九年面壁；神光大師立雪齊腰，猶是輕心求無上道，及至斷臂安心，始能當下知歸。看他古德如斯憤發，掉其源頭，到手撩起便行，一言一行自是出人頭地，非泛泛者可同日而語也。吼

副寺孤蹤獨立，纖面端莊，冬夏麻衣，逆順自適。始於岳林曾充此職，獰拳辣掌互換針鋒，彼時缽袋子雖未覿面分付，信知將來介立一方，利己利人之心刻刻在念。今既荷百二十斤擔子，固時時在肩，更宜水邊林下晦跡韜光，萬仞峰頭呵佛罵祖，庶不負從前行腳割愛辭親，他日龍天推出大座，當軒咳嗽掉臂，無非祖師西來意也。山僧更有一轉語，切不可丟在無事甲裏。還委悉麼？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

問答

僧問：「四十九年後則不問，四十九年前事如何？」師云：「雪山夜夜寒。」僧擬議，師云：「還記得話頭麼？」進云：「不因師舉，幾乎忘卻。」師打云：「且莫詐明頭。」
僧問：「兩頭不著，畢竟在甚麼處？」師打云：「這裏容你不得。」僧喝，師云：「聖僧笑你。」
僧問：「前塗未去，如何是到家消息？」師打云：「莫妄想。」僧喝，師云：「客作漢，亂喝作麼？」
僧問：「胸中放不下，且道如何得消殞去？」師伸手云：「將你放不下的與我看。」僧罔措，師便掌。
僧問：「如何是覿面事？」師云：「鼻孔大頭垂。」
僧問：「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此意如何？」師云：「不是苦心人不知。」進云：「為復神通妙用，法爾如然？」師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僧云：「金雞啄破璃琉殼，玉兔挨開碧海門。」師云：「非公境界。」僧云：「秖如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且道彌勒在甚麼處？」師湧身云：「道甚麼？」僧云：「可謂頭頭垂示處，仔細好生觀。」師云：「閒言語。」
僧問：「大開爐韝即不問，轉凡成聖事如何？」師云：「紅爐爆出鐵烏龜。」僧擬議，師便掌。
師泥壁次，僧問：「和尚自泥壁。」師云：「我若不泥，誰為我泥？」進云：「某甲則不然。」師云：「你見歸宗泥壁底話麼？」進云：「見。」師云：「猶欠伶俐在。」
九一居士問：「德山托缽意旨如何？」師云：「秦時[車*度]轢鑽頭尖。」士云：「巖頭密啟其意又作麼生？」師云：「古今榜樣。」士云：「因甚只得三年活？」師云：「鐵壁銀山又一重。」士云：「今日捉敗者老賊。」師云：「那裏是你捉敗處？」士無語，師便打。

僧問：「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意旨如何？」師云：「一任[跳-兆+孛]跳。」進云：「畢竟如何？」師云：「賺殺閻黎。」
問：「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意旨如何？」師豎拳云：「者個喚作拳頭。」進云：「畢竟如何？」師展手云：「五個指頭四個了。」進云：「學人不會。」師連掌云：「怎怪得山僧？」
普請次，偶見一蜈蚣，眾訝之，師云：「道得即不踏殺，道不得即踏殺。」眾無語，師便踏殺。一僧云：「阿彌陀佛！」師復踏云：「猶有者個在。」僧擬議，師連踏云：「與你一個勦絕。」
僧參，師云：「甚處來？」僧云：「江西。」師拈竹篦云：「江西還有者個麼？」僧云：「和尚莫惑亂人好。」師高聲云：「者瞎漢話頭也不識。」僧茫然，師打云：「脫空妄語漢。」
師問一僧：「黃葉飄飄，高駕何來？」僧云：「五臺。」師云：「上座腰包時，文殊向你道甚麼？」僧擬議，師云：「你不從五臺來？」僧云：「不敢欺瞞和尚。」師云：「文殊向你道甚麼？」僧進前問訊，師云：「文殊來也。」僧罔措，師打云：「念汝遠來。」
僧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師搦住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速道速道！」僧罔措，師掌云：「者念言語漢。」
僧參，師問：「那裏來？」僧云：「龍池。」師云：「還見龍麼？」僧無語，師打云：「當面錯過獅峰吼。」別云：「閻黎來時不易。」
僧乞進堂，師云：「高掛缽囊且止，且道聖僧年多少？道得恰好，許你進堂。」僧云：「禮拜和尚。」師云：「未在，更道！」僧罔措，師云：「聖僧腳跟尚摸不著，進堂作甚麼？」僧仍罔措，師云：「且向別處安排。」
問：「文殊與維摩對譚何事？」師云：「六耳不同謀。」

室中勘辨

師問鷲侍者：「牛過窗櫺，因甚尾巴過不得？」者云：「無毛鷂子撲天飛。」師云：「恁麼道又怎得？」者云：「且喜老漢領話。」師頷之。又問：「一喝不作一喝用，你作甚麼用？」者擬議，師便掌，者大笑而出。
師問喻維那：「正法眼、破砂盆，意旨如何？」那云：「爺有娘有，不如自有。」師云：「幸我沒有。」那拍膝而出，師然之。
師問天目書記：「一九與二九，相見不出手。尋常將甚麼拈椎豎拂？」記豎拳，師云：「著忙做甚麼？」進云：「得出手時須出

手。」師云：「是何言語？」進云：「話頭也不識。」師云：「山僧住持事繁。」記便喝，師便休。
師問端維那：「向在那裏？」那云：「金粟。」師云：「金雞解啣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你還將得粟來麼？」進云：「道甚麼？」師云：「耳聾作麼？」進云：「話頭也不識。」師云：「自領出去。」那擬議，師便打。
師問默侍者：「人人有箇生緣，你底生緣在甚麼處？」者云：「黃連出在蜀中。」師云：「意旨如何？」者云：「地頭貨也不識。」師掌云：「且道賞你？罰你？」進云：「從來不受人塗汙。」師云：「不識好惡。」者便禮拜。
師問起剛侍者：「父母未生前道一句看。」者云：「拆東籬、補西壁。」師豎拳，云：「者箇將甚麼補？」進云：「好與和尚一掌。」師引頸，進云：「敗將不斬。」師云：「是你敗？是我敗？」進云：「再犯不容。」師便打。
師問遜菴書記：「魚行水濁、鳥飛毛落，亮座主一入西山，因甚杳無消息？」記云：「嘗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師頷之。一日，又問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意旨如何？」記云：「適纔禮拜和尚了也。」師云：「莫向者裏躲根。」進云：「和尚作躲根會那？」師云：「你作甚麼會？」記便喝，師休去。又一日，問云：「既是赤體條條，將甚麼重振家風？」記豎拳，師云：「正要你出隻手。」記禮拜。
師一日室中舉南泉、欽山、歸宗見虎話問雪厂書記云：「你道畢竟那箇是？」記云：「小出大遇。」師云：「未在，更道！」記便打侍者一掌，師呵呵大笑，記拂袖便出。
釋鑑副寺參，師問云：「發足何來？」鑑云：「龍池。」師云：「龍池風範何似此間？」鑑提起坐具云：「某甲坐具只得與麼長。」師云：「也來這裏亂做。」鑑云：「和尚幸是大人。」師休去。一日，眾參次，師云：「埋兵調戰則不問，便請單鎗直入。」眾退，師復顧鑑云：「埋兵調戰則不問，便請單鎗直入，你又作麼生？」鑑以坐具驀頭便摵，師云：「者黃面浙子又來這裏亂做。」鑑便禮拜。又一日，侍次，師舉：「僧問一尊宿：『拈太白峰塞卻師口時如何？』宿無語。」師問鑑云：「拈太白峰塞卻獅子口時如何？」鑑云：「有煩和尚道用。」師頷之。
師問靜維那：「欲行千里，一步為初。如何是最初一步？」那云：「看腳下。」師云：「放汝三十棒。」那云：「也不消得。」師便打。又一日到禪堂，拈起竹篦云：「維那！你向這裏道一句看。」那云：「頭上安頭。」師云：「馬祖多少鹽醬被汝打翻了也。」那云：「草賊大敗。」師便歸方丈。獅峰吼著云：「將錯就錯。」

師問源知藏：「你那裏來？」藏云：「新莊來。」師云：「近日聞你被賊偷了。」藏云：「賊已捉住也。」師云：「在甚麼處？」藏與傍僧一掌云：「放過即不可。」師云：「這宜興蠻子。」藏拂袖便出。又一日，問：「弘揚臨濟宗須是過量人始得。如何是過量人？」藏云：「眼親手辨。」師云：「驅耕奪食時如何？」藏云：「不犯鋒鋩。」師然之。

師問破峰：「知客儘力道不得的句如何道？」峰云：「合取狗口。」師云：「學來的？」峰云：「某甲終不敢自謾。」師云：「何不更道？」峰云：「蒼天蒼天！」一日，又問云：「一口氣不來，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峰云：「大鐵圍山、小鐵圍山。」師云：「四山相逼時如何？」峰便喝。師云：「你喝大鐵圍山、小鐵圍山？」峰復喝，師打之。峰一日在磨房內牽麵次，師在磨房前過，峰喝牛一聲，師聞之，問云：「喝牛、喝馬？」峰云：「只要和尚知音。」師云：「老僧在你腳底又作麼生？」峰打牛云：「這畜生連累我。」師大笑而去。獅峰吼著云：「先師何不與本分艸料？」

岷岳知客再參次，師問：「錢塘江難渡，上座如何得到這裏？」岳云：「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師便打。又入室次，師問：「家裏人說家裏話，如何是家裏話？」岳云：「某甲不是客作漢。」師喜之。

圍爐次，因火爆燒衣，師問一愚知客：「適來火爆，為何燒卻你衣？」愚云：「夜夢不祥。」師便掌，愚云：「應破大吉。」師連掌打出。獅峰吼云：「這僧失處，天下人固是不知，惜乎先師令行一半。雖然，養子之緣。」

師因文耀副寺呈〈牧牛頌〉，師把住云：「頌即且止，牛在甚麼處？」耀便禮拜，師驀頭一踏，耀起身作舞而出，師云：「又恁麼去也。」獅峰吼著云：「何不喚回，痛與一頓？」

師一日喚翠峰侍者，者應諾，師云：「與我取鏡子來。」峰以手作圓相跪呈，師掌云：「聽事不真，喚鐘作甕。」峰起身云：「賺殺天下人。」師呵呵！獅峰吼別云：「將謂我孤負汝。」

師拈木如意問履侍者：「喚作甚麼？」者云：「柏樹根。」師云：「頭上安頭。」者云：「和尚喚作甚麼？」師云：「柏樹根。」者云：「頭上安頭。」師云：「驢前馬後漢。」獅峰代云：「當時但禮三拜。」師因忠侍者呈頌次，師云：「這是明窗淨几邊事，文彩未彰已前道一句看！」進云：「舌頭不出口。」師云：「猶是文彩已彰的事。」進云：「和尚莫瞞人好。」師云：「這瞎漢作恁麼語話……」者擬議，師云：「鈍置殺人。」

師問師則侍者：「一喝不作一喝用，你作什麼用？」者云：「寧可截舌，不犯國諱。」師便喝，者掩耳而出，師頷之。
師因數僧辭，師問：「諸上座往那裏去？」一僧云：「普陀。」師云：「近日大士不在普陀。」進云：「在那裏？」師云：「在上座鼻孔裏。」進云：「錯！」師云：「拋卻甜桃樹，沿山摘醋梨。」僧茫然，師云：「鈍置煞人。」
二僧參，師問：「二上座從甚處來？」一僧云：「龍門來。」師云：「幾時到彼？」進云：「五月。」師云：「禹門三汲浪，有幾多具頭角者？」僧罔措，師云：「後面個師僧秖對看。」僧亦茫然，師云：「同坑無異土。」
師問沈居士：「『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如何是無生話？」士云：「有口難言。」師云：「為甚有口難言？」士無語。師捋士鬚云：「莫被這些礙卻。」
師經行，撫一僧背，僧回首，師伸手云：「乞我一文錢。」僧喝，師云：「我要一文錢，亂喝作麼？」僧禮拜，師云：「者個也當不得。」進云：「作麼當得？」師便掌。又撫一僧背，僧回首，師云：「是甚麼？」進云：「正要和尚疑著。」師云：「疑個甚麼？」僧喝，師便掌。又撫一僧背，僧回首，師云：「是甚麼？」僧亦云：「是甚麼？」師亦掌。
師問侍者：「萬法歸一即不問，如何是一歸何處？」者云：「野菜連根煮。」師云：「者是山家底事，畢竟一歸何處？」進云：「春來滿院香。」師云：「學語之流。」
師問僧：「從甚麼處來？」僧云：「靈隱。」師云：「聞飛來峰近日又飛去，是否？」僧茫然，師便打。獅峰吼云：「這僧既親從靈隱來，因甚不委其中事？且道過在甚麼處？」
師問來之居士：「你在家做甚麼？」士云：「訓蒙。」九一居士云：「張居士久留心底。」師云：「孔子道：『吾道一以貫之。』如何是一？」士無語，師指九一居士云：「你替他下涅盤堂始得。」士罔措，師微笑。
二僧參，師云：「那裏來？」一僧云：「普陀。」師云：「曾見觀音大士麼？」僧云：「見！」師云：「是何面目？」僧云：「與和尚一般。」師拈拄杖云：「者個鼈？」僧無語，師云：「脫空妄語漢！」獅峰吼代僧云：「再道恐不及。」
僧參，師問：「那裏來？」僧云：「廣潤。」師云：「廣潤與此間風景如何？」進云：「不別。」師云：「又到者裏作麼？」進云：「借路經過。」師便打。進云：「某甲通身是病，乞師一接。」師復打。
自閒覺禪師語錄卷第四(終)

自閒覺禪師語錄卷第五

住荊溪芙蓉寺嗣法門人　住古堯乾明寺嗣法門人洪暹　編

拈古頌古

舉：「世尊因自恣日，文殊三處過夏，迦葉欲白椎擯出。纔拈推，乃見百千萬億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椎不能舉。世尊遂問迦葉：『汝擬擯那箇文殊？』迦葉無對。」

拈云：「文殊三處移場過夏，固是不遵律儀；迦葉擬欲白椎擯出，不妨法令森嚴。惜乎舉而不行，累他世尊大師入泥入水。芙蓉若作迦葉，待云：『汝欲擯那箇文殊？』但擲下椎云：『罪不重科。』雖然，秖如百千萬億文殊，畢竟那箇是真底？」

頌曰：「三處移場太放癡，白椎擯出令無私，當時若據今時令，百萬文殊只一椎。」

舉：「趙州到臨濟，洗腳次，濟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恰值山僧洗腳。』濟近前作聽勢，州曰：『會則便會，啗啄作麼？』濟便歸方丈。州曰：『三十年行腳，今日錯為人下註腳。』」

拈云：「這兩箇漢大似普州人，羅漢若見，便與一坑埋卻。何故？鷸蚌相持，俱落漁人之手。」

頌曰：「尖頭屋遇鬼頭風，一陣西來一陣東，開得眼來天大曉，殘花零落滿溪紅。」

舉：「興化上堂云：『若是作家戰將，便請單刀直入，更莫如何若何！』有旻德長老出禮拜，起便喝，化亦喝；德又喝，化亦喝。德禮拜歸眾，化云：『適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為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

拈云：「旻德按劍上來，興化亞鎗相待，然雖韜略俱全，不免如何若何。秖如興化道：『適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為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又作麼生？」良久云：「鐵蛇橫古路，一馬生三寅。」

頌曰：「八陣圖圓勿擬猜，衝雲攫霧應時來，功標不獨凌霄閣，別有威名壑眾才。」

舉：「百丈一日問黃檗：『甚處去來？』檗云：『大雄山下採菌子來。』丈云：『還見大蟲麼？』檗便作虎聲，丈拈斧作斫勢，檗即打丈一掌，丈吟吟而笑，便歸。上堂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

拈云：「猛虎口中奪食、飢鷹爪下分兔則且止，汝等還見百丈老漢麼？」驀拈拄杖，一時打散。

頌曰：「驀然撞著南山虎，磕落雙牙和血吞，歸去不堪明示眾，雙眉愁斷雨昏昏。」

舉：「百丈再參因緣，謂黃檗曰：『佛法不是小事，我當時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檗不覺吐舌。」

拈云：「一盲引眾盲。」

頌曰：「利刃有蜜不須舐，蠱毒之家水莫嘗，黃檗只因貪一滴，兒孫遺害禍非常。」

舉：「金峰因僧侍次，謂曰：『舉一則因緣，汝第一不得亂會。』曰：『請和尚舉。』峰豎拂子，僧作聽勢，峰云：『知道閻黎亂會。』僧以目視東西，峰云：『雪上更加霜。』」

拈云：「金峰面赤不如語直，這僧語直不如面赤，每人合喫三十拄杖。羅漢亦有一則因緣，只是不合舉似，遂低聲云：『逢人但恁麼舉。』」

頌曰：「逢人豈是閒開口？一句明明絕正偏，賺煞這僧乘快便，依然錯會老婆禪。」

舉：「北闌因湖塘長老問：『師兄曾描得先師真麼？』闌便擘胸示之，塘便禮拜，闌止云：『莫錯！莫錯！』塘曰：『某甲不禮師兄。』闌曰：『你禮先師麼？』塘曰：『是。』闌曰：『何曾錯？』」

拈云：「北闌描得師真，逢人即便拈出；湖塘雖解瞻禮，究竟覿面不識。顧左右云：『若人檢點得出，許你具衲僧眼。』」

頌曰：「師真描得十分全，纔遇同參展向前，彼此只因忘顧鑒，豈知此話未能圓？」

舉：「趙州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豎起拳頭，州曰：『水淺不是泊船處。』便行。又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亦豎拳頭，州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禮拜。」

拈云：「前菴主也豎拳，後菴主也豎拳，因甚趙州肯一不肯一？試道看！」良久云：「貓！」

頌曰：「無鬚鎖子兩頭搖，覿面輕酬價不高，無限落花流水去，賺他明月爛梅梢。」

舉：「臨濟在黃檗鉏地次，見黃檗來，拄钁而立。檗曰：『這漢困那？』濟曰：『钁也未舉，困箇甚麼？』檗便打，濟接住棒，一送送倒。檗呼維那：『扶起我來。』維那扶起曰：『和尚爭容得這風顛漢無禮？』檗纔起，便打維那。濟钁地曰：『諸方火葬，我這裏活埋。』」

拈云：「看他父子狹路相逢，各各轉身有路，大似龍象蹴踏，非驢所堪。秖如維那喫掌又作麼生？下坡不走，快便難逢。」

頌曰：「百戰場中舞纛旗，將軍令下疾如飛，狼煙起處三軍震，海嶽昏時人盡迷。」

舉：「乾峰因僧問：『十方婆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峰以拄杖劃一劃。後僧舉似雲門，門拈起扇子云：『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傾盆。』」

拈云：「字經三寫，烏焉成馬，雲門乾峰，可知禮也。」

頌曰：「柏盲只解依人覓，不解乾峰錯指呈，不得雲門親註破，依然只認定盤星。」

「昔有一婆供養一庵主，經二十餘年，嘗令一二八女子送飯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云：『正當與麼時如何？』庵主云：『枯木倚寒巖，三春無暖氣。』女歸，舉似婆，婆云：『我二十年只供養得個俗漢。』遂趁出，放火燒卻庵。」

拈云：「老婆滿園春色，收拾固難；者僧擔板死灰，坐斷不易。然則檢點將來，合各與二十拄杖，更有二十棒且聽別裁。秖如道：『正恁麼來時如何酇？』夜半碧桃貪結子，令人錯恨五更風。」

頌曰：「閨閣深深恨莫窮，春情一片少人通，可憐密密相思處，盡在停針不語中。」

「韓文公參大顛，問師：『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曰：『會麼？』公曰：『不會。』師曰：『晝夜一百八。』公不悟，遂回。次日再來，至門首見首座，舉前話問：『意旨如何？』座扣齒三下。及見師，理前話，師亦扣齒三下，公曰：『原來佛法無兩般。』師曰：『是何道理？』公曰：『適來問首座亦如是！』師乃召首座：『是汝如是對否？』座曰：『是。』師即打趁出院。」

拈云：「諸方有般瞎漢，只管道：『大顛權柄在手，首座有理難伸。』恁麼說話，驢年未瞥在。莫道撞著露柱瞎漢，縱饒牙如劍樹、口似血盆底到來，芙蓉門下直須喫棒了出院。」

頌曰：「掌握兵機定四維，邊疆忽報幾重圍，將軍幸有安邦策，只見鋒前展戰旗。」

「洛浦久為臨濟侍者，一日辭濟，濟云：『何處去？』浦云：『南方去。』濟以拄杖劃一劃云：『過得者裏便去。』浦便喝，濟便打，浦裝俶便去。濟上堂云：『臨濟門下有箇赤梢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也，不知向誰家籬甕裏淹殺。』浦遊歷罷，直往夾山卓菴，經年不訪夾山，山修書令僧馳往，浦接得

便坐卻，再展手索，僧無對，浦便打云：『歸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山，山云：『這僧若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開書，斯人救不得也。』浦果三日後至，見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山云：『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浦云：『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山云：『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浦便喝，山云：『住住！且莫艸艸匆匆，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闍黎爭教無舌人解語？』師佇思，山便打，因茲服膺。」

拈云：「洛浦將得臨濟金彈子換得夾山泥彈子，只是好笑。且道笑箇甚麼？不見道：『悔不慎初。』」

頌曰：「拋卻甜桃咬醋梨，幾番徹困為提撕，碧巖露祖鋒前日，正是滹沱喫棒時。」

一畝之地，三蛇九鼠。

諸毒共聚惡又園，四海聲傳喪膽魂，莫怪老僧全意氣，拈來活煮破沙盆。

虎項下金鈴，阿誰解得？

據坐當軒氣勢雄，沙場戰將早降風，須知不假纖毫力，日日騎歸兜率宮。

魚以水為命，因甚死在水裏？

躍浪金鱗頗俊哉，禹門三汲鼓風雷，全身只在重淵裏，賺煞嚴陵坐釣臺。

聯芳偈

慈朗超鷲

惡龍頭上重生角，殃及大唐禍不輕，此去南禪提正令，生機活路任橫行。

漢關超喻

吒沙毒種產吒沙，鶻眼龍睛嘴老鴉，一派曹源流到汝，大唐遍地是曇華。

天目超智

虎生便有食牛氣，青出於藍色更高，子在吾門今古上，英風曾不減毫毛。

起綱超宗

頂門卓豎摩醯眼，三會三登邁雪峰，德合乾坤弘祖道，超宗異目起綱宗。

荊門湛[王*素]

西江吸盡珠光出，法界因緣不等閒，此去好將吾道振，管教一鏃破三關。

佛音祖默

西河獅子尾吒沙，慣向人前弄爪牙，選佛場中哮吼去，江南江北起吾家。

庚山弘秀

崇閣樓中子共居，三呼三應話無虛，臨機一句超方外，萬派聲歸海上除。

遜菴等玉

白拂拈來付俊英，全機坐斷聖凡情，摩醯手眼揮寰宇，正令提持振祖聲。

一融師用

一喝當陽振祖機，爍迦羅眼不能窺，吹起少林無孔笛，六十九人把手歸。

雪厂岳慧

文彩全彰少室春，山河面目一時新，逢人伸出擎雲手，香餌鉤頭釣錦鱗。

憨予洪暹

龍淵浪裏錦鱗多，其奈憨憨睡虎何？一日爪牙輕露出，從教平地起風波。

南崖普聞

保社入來機契合，罰錢出院絕商量，江南江北聲光遠，更解將身北斗藏。

釋鑑超吼

相見何須顧鑑咦？眉分八字絕端倪，手中黑漆烏藤杖，會合風雲好指迷。

南魯德穎

南山鱉鼻蛇，咬殺玄沙虎，纔入龍淵易鱗甲，猙獰兩角撐寰宇。

瑞初超祥

曇花瑞現劫初因，大抵根得深，雖有香風透塵世，固宜培植護精神。

開先超卓

睡虎憨憨未露牙，足為吾室一當家，卒然哮吼驚群獸，太白新開一葉花。

雪田道玉

一條拄杖成龍去，堪向乾坤為雨霖，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

岸生陶太史

拈花漏洩劫前機，今古令人莫可窺，獨有越州陶太史，山鳴谷應諾真歸。

米山超靜

透盡雲門一字關，芙蓉門下許誰還？室中推出杜田子，一任禪和問米山。

弘濟超源

昨夜三更著賊偷，眼親手辨一場羞，信知不犯鋒鋩去，奪食驅耕得自由。

師則超相

鴛湖脫白入芙蓉，親受鉗鎚氣已通，自是布毛機契合，鐵蛇慣引鬥獰龍。

雪松

心印印來已六載，今朝始得汝親提，印文變化看時節，會合風雲事事宜。

行實

師住慈濟。一晚，兩序同大眾入方丈，乞師述行實。師云：「衲僧家去住，如雁過長空、月穿潭底，物跡尚如是，況山僧乎？豈不見璨大師不留姓氏，亮坐主直入西山？秖要諸子行到水窮山盡，始知佛祖自受用處，更要山僧鈍置諸子作麼？」眾堅請，師復云：「諸子念既殷勤，但山僧行腳之事大段忘卻，唯舉梗概以塞來意。吾乃蜀之重慶合州人也，父余姓，字覺安，母荀氏，家世清貧，淳朴自守。先父中年無子，祖母每自心憂，常禱於家堂。先是，祖母預得一夢，堂前爐中有金寶若碗大向祖母曰：『我今夜到你家來，要你提挈我。』祖母喜諾，覺而先母分娩矣。方至歲半，先母去世，其推乾就溼、乳哺辛勤，深得祖母之恩。甫八歲，隨先父禮本邑馬當山太空老師出家，每誦佛經，宛如夙習。常問先父曰：『人人盡言參學，未審參學甚事？』先父曰：『參學者，聽經、做法師，代佛揚化是也。』我云：『待我長大，你領我去參學，也做箇法師。』先父聞而喜之，遂送入鄉校，雖在館數年，終是參學念切。至年十五，罄身逃出，又被寺僧挽回。未幾，先父順世，時年十九矣。茶毘斂骨後，遊華嚴山，休夏冷竹坪，甚蒙南宗老宿晨夕激發，尋歷講肆，至《楞嚴》二十五開士各呈圓通處，遂傚孫陀羅難陀觀鼻端白。久之，殊無入處，常靜夜禮觀音聖號，雖不洞明經中奧旨，而

文字語言亦曾麤以研窮，唯慮生無益於世、死無聞於後，欲走江南廣其聞見，遂茹淡三月，刺血書〈行願品〉一卷，以酬父母養育之恩。書訖，即腰包禮峨嵋，至富順縣，值月明法師講《楞嚴經》，逗留月餘，遇一禪客曾參博山，與之偕行至杭州，是年二十六歲，乃老和尚七旬也。遠近奔走，未免腳跟欠穩，及參老和尚於天童，一見便問：『一人發真歸源，十方世界悉皆消殞，和尚在此，因甚太白峰高、缽盂峰矮？』老和尚便打，我云：『某甲禮拜和尚去也。』老和尚連打兩棒，雖當時不領此旨，胸中頓覺輕快，遂求進堂。一晚，問老和尚：『某參萬法歸一，不知一歸何處？』老和尚以扇子搖一搖云：『會麼？』我云：『某愚鈍，再求和尚委曲開示。』老和尚云：『諸方有說破底禪，你自參取去！』我遂禮拜，被老和尚臂脊一踏，不覺通身汗下。次晚，又上方丈問：『昨被和尚一踏，至今如在萬仞巖前，還許學人棲泊也無？』老和尚便掌，我懨懨而退，愈加疑悶。彼時天童務作極重，不是打破腳手，便是傷寒重病，去去來來，不知幾幾。因發三不出天童之誓：一、不悟道；二、病死；三、累死，嗣後在堂兩年，不曾告假。後因鄉人全一師職什物寮，本師居閒住寮，全一師見我獨行獨往肯做工夫，要我同共其事，正欲親近本師，遂移單進寮，屢承全一師激發。一日問本師：『某參禪不得力，過在甚麼處？』本師云：『莫妄想。』我云：『畢竟如何？』本師云：『鋤頭柄長、斧頭柄短。』轉增迷悶。日間在寮、夜間進堂，公事之餘即趺坐體究，或昏倦極時惟自鞭逼，亦常以鍼刺股。一夜進堂排遣，驀撞著露柱有省，忽成一偈：『心佛眾生，三無差別，撞破乾坤，露柱饒舌。』便歸寮放身打睡。黎明上方丈，云：『某昨夜隨眾經行，忽得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特來呈似。』和尚曰：『如何是你心？』我便喝，云：『如何是佛？』我云：『請和尚尊重，待某禮拜。』老和尚便坐，我拜起便行，老和尚云：『昨日有人恁麼地，老僧打出去也。』我竟歸寮。時全一師云：『你今日因甚不喫粥？』我云：『喫過了也。』本師云：『好事大家知。』我云：『待我去打茶來。』是年二十八矣！後與老和尚凡有扣激輒當機不讓。俄因事出山，至天台，掛錫華頂峰將半年，聞和尚將至大溈，復回天童。老和尚見我便問：『你向在那裏？』我云：『天台。』老和尚云：『你見智者大師麼？』我向前禮拜云：『恭惟和尚起居多福。』後因本師出山，隨至武林，適本師受禹杭廣化請，即過溫州禮永嘉大師塔，秋，復回廣化。本師一日舉國師三喚侍者話問我，隨云：『頻呼小玉元無事，秖要檀郎認得聲。』本師頷之。一日，又舉興化打維那公案令我下語，我云：『為人須為徹，殺人須見血。』次日，撾鼓上堂，云：『吾居此以來，將易三寒暑，蓄得數虎兒，小半可解乳。且放

兩隻行，須用藏深塢，直待力勝充，方踞路猛阻。擒縱殺活在臨時，隱顯奔騰任意施。』遂喚二隱兄與吾向前，各付衣拂，是年三十有五矣。解制回廣化，閉關未幾，本師遺偈勉云：『年來法道甚澆漓，珍重吾徒善護持，直待風雲雷電合，始堪為我直提撕。』由是火種刀耕。年許，本師移錫嘉禾東塔，我往省覲，補西堂。本師一日堂中舉箸云：『喚作箸子則觸；不喚作箸子則背。』我云：『請和尚喫粥。』本師云：『喫粥且止，畢竟喚作甚麼？』我云：『再犯不容。』本師云：『老僧失利。』我云：『也只得恁麼。』本師休去。將解制，黃渡道俗請主羅漢，因主人之誠，遂應之，由是瓣香拈出，供養本師，以酬十年深錐痛箚之恩。爾來之事，諸子盡知，不欲繁舉，若論者一落索，山僧自納敗闕，亦因諸子不得已露布一上，惟諸子箇箇青出於藍，是山僧之望也。秖如山僧自二十四歲出蜀，至今四十一歲，中間受盡千辛萬苦，無非為此事不明故耳！且道如何是此事？」起身云：「把手牽君行不得，惟人自肯乃方親。」眾禮拜而退。

自閒覺禪師語錄卷第五(終)

自閒覺禪師語錄卷第六

住荊溪芙蓉寺嗣法門人　住古堯乾明寺嗣法門人洪暹　編

書問

復埽庵譚司成

昔世尊以佛法付囑宰官居士，作吾門內外護者，恐其波旬熾盛、正法凋零，所以歷代王臣，勇心墻塹，盡力護持，與我方外衲子同一鼻孔、共一肝腸，逆順隨緣、縱橫無礙，正所謂「打鼓弄琵琶，還他一會家」者，語不虛也。矧時逢末世、正法垂秋，所喜大護法願力弘深，誓同劫石，處處秉吹毛劍，令其野干潛蹤、魔宮自折，直使佛日與堯天並朗，國運與法運斯臻。承諭龍淵院事，但山野德微才淺，恐負所舉。正值火雲之際，敢煩配林居士、清白禪師，棹過雲間，深知為法為蔡林，一片熱腸孜孜切切，誼不敢卻，因而翻然，惟冀不忘靈山記莂，終始一如，則自利利他之心已在地上，菩薩未盟之先也。臨楮不勝翹企。

又

法道垂秋、狐蹤遍地，皆因師資混濫，主法不嚴，所以處處被人指目。古人深山窮谷折腳鐺煨，遇著個中人漸成叢席，或激或揚，無非本分一著。龍淵乃禾中大剎，誠非山野承荷，已與配林、清白細細披陳，既而迴避無門，猶望大護法洗清佛日、斬斷葛藤，使四來禪子高掛缽囊，庶不負此回聚首。且大護法久為吾宗內外護，似不必山野多囑。

上徑山費老和尚

秋初，雲間拜別猊座，竟抵禾城，八月念六始入龍淵。但十年戎馬之場，只剩蕭蕭墻壁，且喜檀護欣崇、諸山樂助，此種機會皆賴和尚光庇。入院來，每承埽翁、葵老不時賜顧；[車*度]轢、配林時刻談心，然而究竟二宗根原祖裔固為己事，唯不審和尚起居為介耳！覺已將從上祖綱及法門弊細盡底披陳，禾中護法切囑配林居士委曲調停，至於《嚴統》實出和尚苦心，佛祖龍天自然有眼。且徑山巍峨丈室一旦飄然，在和尚，孤雲墜鶴何天不飛？未免法堂冷落、衲子無依，惟不吝慈悲再振凌霄峰頂，又是重開諸祖面門矣！覺本擬走候，無奈初居破院，諸務交逼，特遣禪人代達，臨楮無任瞻依。

與曾城汪進士

曩者先師開法東塔，棲真極承弘護，貧衲始得把臂。然鴛湖甬水、月印波心，總是一般風味，曾與門下眉毛厮結，無異福城聚首時耳！客春，先師示寂天童，本擬躬候，無奈寧城諸君子召住岳林，誼不能卻，因而葛藤羈絆，不果其行。矧貴浙祖席固多，但天童世譜為最，凡在吾門內外護者，著作中留一題目作將來眼，不識門下有此興否？

與岸生陶太史

荷香滿院、石磴深林，野鶴孤雲，不時歌詠，固我道人活計，皆賴大護法覆庇，始與白鹿峰為伍。且無和尚不時呼行者高懸竹榻、淨掃松階，翹望門下，入山抵掌，雖無流觴曲水，則斷雲絕壑足可發目前佳趣，又何待靜聞丹桂、月聽蛙聲？昨執事者自明州來，深知護法為岳林牆塹，真法門骨肉，無任馳情。

復大梅法幢和尚啟

法垂秋晚，道賴人興，九鼎一絲，千岐坐斷。恭惟法翁和上，夙乘願力，赤手啟沃於青宮；奮奪錦標，玉磬聲傳於金殿。古今遐仰、百世潛思。信知密印宗猷，鬚髮墮地；頭陀寺古，血濺梵天。既腥風播寰宇之區，機緣契乳峰之旨，直得千丈崖前，獰龍退步；萬人叢裏，奪取珠回。恢戈甲於梅峰，豎剎竿於琴案，千秋佳話，一日重新。弟覺無奈，缽懸三塔、江隔錢塘，未獲把手峰頭、交肩月下。茲幸禾中甬上時復，鍼來線去，黃花翠竹；秋高風味一般，碎玉零金，珍藏什襲。

與掃庵譚司成二

別來屈指將百日矣！想手中管城子精神如舊，山野固宜走侯，愧初居芙蓉，百務交逼。前有數行通候，想曾道覽，但龍淵路當孔道，衲子家鄉，兵丁不時上下，所托亦須其人，非尋常粥飯院子，老護法備知其情，不必山野叮囑耳！芙蓉拋荒久，積葦長石田，且喜吳令公與諸護法赤心弘衛，不惟舊欠捐免，即新徵計畝完糧，另有一翻起色。銅官山、雲渡橋，春深花烏咸集，不知肯撥棹否？
春初有數行寄候，入夏來未知起居何似？想著作堂墨花爛熳，愧山埜未獲分香光三昧也。聞浪和尚已卸龍淵，又承老護法隆重法門，

請我二兄主其院事，令人不勝之喜。不惟雲水有其家鄉，即鐘樓必生耳矣！芙蓉少有就緒，不知有此興否？不莊。

與南芝吳邑侯(諱一鯤)

半榻松風、一天秋月，時在钁頭邊，與方來衲子火種刀耕，折腳鐺內濫煮清泉，不敢云開闢祖庭，不過為大護法及眾檀護相招，山墜一種熱腸耳！但芙蓉十年無鐘鼓之聲，香火窅絕，雖今略有就緒，皆賴大護法光庇，稍得安身計也。現年之課，先施其半，承格外垂青，合山頌祝，此功當與銅峰並茂，諸所惟留神不既。

與靜山楊殿元

客夏，同岸生居士得霑清供，承以本分事孜孜在念，真肉身菩薩示現耳！竊思從上大儒未有不與方外衲子作不請友。如張無盡早受記莂，而又發明於兜率；黃魯直屢有契證，固始徹悟於晦堂。第因緣各有時宜，誠非造作，但在事專念切，憤發必行，又何必打三打七，管教冷灰豈爆也？不知老維摩肯作如是觀耶？不備。

與岸生陶太史

客夏，自老居士出山後，日有生色，山野細思，叢林之興自有時節。鳥窠得白樂天而聲光丕振，大慧有張無盡則法席崇舒。芙蓉雖龐公三到，灰冷十年，諸方聞而倒退，山墜一雙白手，承此千斤擔子，苟非老居士互相唱和，共建法幢，烏能如是之興起也？今冬結制說戒兩期佛事，雖不能與諸方相角，但瓦礫之場，內外雍肅，漸復舊觀耳！宜邑諸護法不勝懸切，山中兩序亦不時念及，不審老居士亦不忘山中人否？明春撥冗入山，又是二到因緣也。不既。

與蒼郊徐兵部(諱家麟)

頃者禾城一別，屈指三易寒暑，信知光陰易過、人命逝速，但世間之事，儼如水上狂瀾，何時得息？子云：「朝聞道，夕死可矣！」此孔老真切之言，抑老護法之所熟習，似非山墜挑水河頭賣耳！芙蓉雖十年無鐘鼓之聲，猶有龐公舊跡，三到亭勢插雲霄，海內名公鮮有不留題於此者。昔遠公東林結高賢，蓮社只十八人，亦海內巨儒，至今處處稱社者皆始於此也。天童、雪竇可稱海內名藍；雲棲、瓶窯亦蓮社龜鑑。且喜老護法高居林下，固當作一主盟，使蓮

社重開、宗猷益振。凡在本分留心者，自當近悅遠來，直與張無盡、白樂天輩同一鼻孔也，不審老護法以為何如？不贅。

與伯咸孫禮部(諱榮旭)

春光入戶，秋月臨流，另有一番生色；萍水相逢，知心久別，更增五內之結懷。昔掛錫岳林，承多方弘護，夢入四明，未常不與老護法把手入兜率宮耳！聞活佛道場竟成烏有，將來必有乘願者互相興起，但時與世異，較上古人心亦天淵矣！惟老護法直與龐居士、蘇東坡輩作一頭底，不審尊意以為然否？不悉。

與趾祥史司李(諱夏隆)

客秋，得覲眉宇，宛如夙契，極擬屈駕龍淵，談心半餉。偶事出意外，不果此願，至今猶若有負。山僧閱《傳燈》，知芙蓉乃太毓禪師道場，目前承老護法相招，正恰夙願，彼即符到奉行，不意禾中紳衿孜孜切切，欲山僧始終其事。但滄桑易變，日月蹉跎，四大衰殘，終歸磨滅。自愧涼德，誓必埋身銅官山頂，目下龍淵結冬，以了眾志。歲底芒鞋竹杖，圖卓三到亭中，與老護法再暢生平，不負此回奇偶。諸惟留神，不盡。

與及超史殿元(諱大成)

曩者先師主席天童，皆賴大護法弘護，使一坐具地不至寂寥。不意先師去世，詣當法曇兄守塔，意外風波，無端遺累，幸老護法赤心片片，先師靈塔遂得拮据竣局。山野纔卸岳林，業債難逃，又被嘉禾紳衿揪頭不放，因而肩荷龍淵。丙申夏，承令弟六居士光顧，始傾積懷，行旌甚促，未及通函。是年秋，陽羨緇素請主芙蓉古剎，乃唐太毓禪師道場，龐公三到遺蹤猶在。但時丁末劫，正法凋零，幸老護法乘願再來，不惟天童不致冷落，即他宗亦得振起也。

讚

觀音大士

踞盤陀石、然照世燈，聞聲救苦，廣度群懵。滿口名言雖不吐，座前波浪湧千層。

初祖

梁王殿上云不識，少室峰前冷面壁，莫教錯過老胡機，一段清光射虛譽。
者老臊鬍，胸襟有甚奇特？航海東來，擬作震旦軌則，纔到梁王殿上，未免一場敗缺，末後分皮分髓，依然七花八裂。咦！宋雲別後無相識，震旦空留履一隻。
不近人情唯者漢，廓然無聖對梁王，直得渡江乘一葦，波心點點露神光。

普賢大士

淨瓶甘露水花香，趺坐眈眈白象王，秖為度生悲願重，不知鬚髮幾多長？

天童密老和尚

裂裂挈挈，吒吒沙沙，起臨濟中興之道，豎天童已墜之幢。掉棒打翻白月，佛祖膽碎心慌，自此威名華夏震，惡聲赫赫播諸方。者僧口惡心慈，殺人全不見血，有時白日青天，有時山崩地裂。任是佛祖到來，管取忘鋒結舌，誰云臨濟中興，說甚再來黃檗？咄！銅棺消息少人知，不肖兒孫重著楔。

自贊

慈朗鷲首座請

罵人罵得徹骨，打人打得徹髓，不避諸方撿責，一味打罵到底。最初有個普州人，也是這般面觜。

天目智首座請

橫吹無孔笛，倒提氈拍板，一向膽大心麤，慣會殺佛殺祖。者等川蓁苴，描畫他怎底？雲間好個雪獅兒，牙爪渾身任哮吼。

法海宗首座請

眼如盲，口如啞，問禪道，劈頭打。知心獨有宗首座，起家不亞天童下。

法界[王*素]首座請

愛說脫空話，懶打葛藤禪，手中白拂子，抄先著著先。任是銅頭鐵額漢，到茲孰敢近伊前？只有荊門[王*素]首座，時與月明簾下打鞦韆。

獅峰吼長老請

騎賊馬，奪賊鎗，是個漢伎倆；殺佛祖，滅正法，乃阿師行履。道他續佛慧命，渾無些子慈悲；道他起死回生，固有全機大用。吼長老！吼長老！若遇這等種草，切忌輕輕放過。

一融用西堂請

性急似箭，膽大如斗，驅耕奪食，白拂在手。祖佛從教盡皺眉，胸中憎愛了無有。

憨予暹長老請

準大心無毒，未必心頭似口頭；殺人不用刀，觸著命根從此斷。嫌佛不肯做，長汀江上等人；鬧處慣入頭，龍淵窟中把釣。這等沒規繩的村僧，憨予長老描他怎底？佳作人，可知禮。

南魯穎維那請

個漢面皮如橘，終日忙忙碌碌，有時麤似泰山，有時細如毫末。微細處佛祖難知，麤糙時鬼神莫測。若問這廝有甚伎倆？南維那直將龍淵室中喫過吾底獰拳辣掌，好與驀面拈出。

遜菴玉西堂請

畫像畫身、寫身寫真，描真描人、體人體神。神人真身，不立主賓，任爾持去，遍界生春。

雪厂慧西堂請

轟霹靂機，寧容湊泊？燦電光眼，且過一邊。至於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固是匙挑不上。者老禿既恁麼擔板，甬上雪西堂如何契合？不見道：「獅子窟中獅子，栴檀林內栴檀。」

佛音默西堂請

鬧處好入頭，贏得一雙白手；靜裏喜退步，慣開兩片皮。無論凡來聖來，白棒覿體提持，就中不能委悉，問取佛音廝兒。

岸帆際侍者請

兔角杖橫拈倒用，未護其短；龜毛拂倒用橫拈，寧露其長？冷眼笑人人自笑，賊心防賊賊難防。岸侍者！岸侍者！寧剜與麼肉，莫成與麼瘡。咄！

斐侍者請

看你骨底骨董，逢人驀面便欺，手中一條拄杖，慣自入水入泥。珍重！曙裴侍者莫學這等行為，必須懸之高閣，燒些黃熟香、旃檀香、沉水香，熏黑他底面皮。

禪人請

者川嘉苴，分座天童，倔強無比，胸中無甚奇特，要與岳林布袋古佛聯芳首尾，硬將白拂當作任公竿，要釣錦鱗於龍淵潭裏。似者般無佛性底阿師，欲做臨濟兒孫，太煞無恥。

日林孫請

一雙白手撐門戶，兩眼寥寥爍太虛，珍重吾孫休學樣，自家規格好鋪舒。

題阿羅漢

堪笑渠儂太煞呆，不知立地等誰來？到頭只得空雙手，信有當年斷舌才。(枯木立禪)
不將三昧起頹宗，鐵缽高擎制毒龍，引手白雲天際外，收來放去自從容。(降龍展缽)

平懷一種固難親，直指分明向上因，漏洩劫前消息子，不知誰是個中人？(默坐豎指)

題岳融禪道影

參透天童密祖禪，卻回陽羨日高眠，清名雖不留僧史，尚有臨機一著先。

慧愚禪師道影

慧花未放，根蒂先抽蜀水；大智若愚，聲光遍滿吳山。起琳宮於百草頭邊，標卵塔無陰陽地上。藏身處不留朕跡，無面目大地全彰，尚有一種真奇特，不將名姓繼聯芳。

湛六禪師道影

生緣西蜀，泛三峽而遍歷荊湘；垂手婁東，據衣珠而光吞吳月。慧燈不昧、智鑒常明，一室跏趺、千岐坐斷。年來自得真消息，慧壽菴中高枕眠。

佛事

苕溪掛鐘板。「諸方舊例，今古嘗儀，智鑑洞明，十虛朗耀。不令而令、不嚴而嚴，以此表帥人天；以此光揚祖室。當陽拈出，覿面無私。且應時及節一句作麼生道？」擊鐘板云：「一朝權在手，看取令行時。」

法海掛鐘板。「太音希聲，大巧若拙，蓋色騎聲，佛祖罔測。今朝懸向堂中，管教內外安帖。且道功成名遂一句又作麼生？」懸板云：「一句截流、萬機寢削。」

岳林掛鐘板。「敲空作響，擊木無聲，返本還源，金聲玉振。聊將舊令新彰，要使內外合准。且道隨時展演一句又作麼生？」擊一擊云：「每日三時驚睡虎，洪音圓徹透雲端。」

芙蓉掛鐘板。舉椎云：「見不超色、聞不越聲，未免徐六擔板，直須坐斷兩頭始絕疏親；號令人天、起家萬世，饒他三頭六臂，盡從這裏起死回生。且道以何為驗？」遂擊鐘板一下。

為月庚知客火。「月庚今始現，光明處處周，若能明此意……」攛炬云：「不用外邊求。」

為與南上座火。「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堂堂大丈夫，何處不瀟灑？所以道：『處處真、處處真，塵塵盡是本來人。』」遂擲炬云：「試看火滅灰飛盡，更與何處著眼睛？」喝一喝。
為鑑明典座火。「半生贊助叢林，調和衲子慧命，今朝風火相催，兩手拋下杓柄。然雖腳底無私，恐汝未能諦信。」攛炬云：「山僧助汝一把火，管取處處無餘剩。」
為偶松上座火。「者上座一向捨已從人，今日全身放下，但恐未能脫灑，更與指個端的。」攛火云：「烈燄光中休擬議，天涯何處不風流？」
為靜航上座入塔。捧骨云：「航上座！莫遲疑！從前行腳事，今日了無餘，吾今為汝作證據，直須受用自家底。且歸根一句作麼生置？」骨云：「水流原在海，月落不離天。」
為一化禪人火。「大死之人得大活，觸處全機活潑潑；大活之人須大死，絕後再甦能有幾？所以道：『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吾今更與分明指，撦手從教烈焰行。』」(化死去五日再活，復死。)
為普照上座火。師以火炬打圓相云：「雲散長空，一輪普照，絕後光前，高歌獨調。昔日玲瓏巖畔，今朝烈焰光中，試看從前真面目，烏睛一對火通紅。」
為妙明禪人火。「妙明上座始絕疏親，塵勞業海如湯消冰，更有臨行一句，春回大地皆 新。恐汝未能諦當，山僧助汝丙丁。」遂攛下炬。
為魯新田頭入塔。「耕般若田，植菩提種，贊助叢林，赤心荷眾。今朝果滿功圓，親證寂然不動。牧歌聞埜嶂，樵笛聽松風，吾今為送深深處，青山綠水杳何從？」
為實機禪人火。「實際理地，不受一塵，生死海中，卻少者些子不得。且道者些子如何委悉？機前非的旨，火裏是真歸。」
為去瘴米頭火。「瘴去心緣靜，圓明豈外求？放下司春石，志願已圓周。半生勤行苦行，今朝撒手優游，殷勤送汝一把火，萬里天涯一步收。」
為南魯穎維那火。「將謂你送我，誰知我送你？坐斷兩頭關，萬壑松濤起。推倒涅盤山，全機應無對。」以火炬打圓相云：「罰錢出院絕商量，傳燈幸有兒孫繼。」
為也堂岳書記、南魯穎維那入塔。左手托骨云：「者是明州岳。」右手托骨云：「此是福州穎。岳從甬上來、穎過仙霞嶺，親喫龍淵拳，親到芙蓉頂。先後撒手行，同入空王定，珍重二闍黎，此處甚安隱。」便送入。

為道牧田頭火。「以行為願，以道為牧，道行未成，風火相促。放下從前諸妄想，一身來去無拘束。」遂攛下火炬。

自閒覺禪師語錄卷第六(終)

自閒覺禪師語錄卷第七

住荊溪芙蓉寺嗣法門人　住古堯乾明寺嗣法門人洪暹　編

詩偈

贈心葦徐侍御隱居(諱之垣)

昨別未幾許，霜風送好音，寧知摩詰老？蹤跡入梅林。竹戶藤為幔，芸窗薜作衾，山回情更遠，水繞意偏深。散坐溪頭石，閒看雲外岑，沙鐺聲接筧，樵子語連禽。自得幽居興，渾忘故國吟，塵居塵不染，俗處俗無心。結足誰為伴？生平一素琴。

送荊門書記還天台

憶彼石梁橋，昔予曾獨步，別來十餘年，隱隱雲生足。飛瀑灑天花，奔濤傾玉露，萬顆窮子珠，一曲洗心路。白鹿與黃猴，聲聲啼古樹，往事謾追尋，金烏趁玉兔。子去秋山青，秋花香正好，秋夜月明時，秋光浸新藻。靜坐冷添衣，閒行休外討，事訖即歸來，莫待霜枯草。投機一句親，針缽為君保。

贈法幢和尚次韻

了卻儒宗接濟宗，漏聲聽盡聽參鐘，夢回密印親承囑，定起頭陀夙願逢。機契翰林松有韻，水流白塔寺潛龍，聞君剎剎分身現，何日幢移太白峰？

送二隱和尚黃巖掩關

憶昔庚山歎聚起，盤桓唱和洵知己，自後分襟賦別離，相逢又在天台裏。而今方幸作同門，飛錫復向嵩巖止，關閉休將一步收，關開還覓真獅子。

贈無礙和尚次曹太史韻

海鄉默坐聽洪波，最喜同條杖子過，八載道交心似月，一期談笑辨猶河。禪思柳絮機偏契，道氣茶香意更和，漫謂冰壺無剩影，豐干元是古彌陀。

寄贈破顏和尚主席超果

鹽官把釣錦鱗多，況入明州獅子窩，分座半千龍象繞，接機一句雪霜和。燈聯太白承微笑，韻壓玲瓏賦浩歌，誰謂別峰仍見奪？法幢遙企影婆娑。

獻吉居士迎林老和尚主栖真次韻

法社初開海眾臨，芳規振起舊叢林，庭前古柏參天遠，檻外清池映月深。夜靜鐘聲驚四野，晨朝法鼓震千岑，此回自喜多生慶，何必重投水缽針？

同諸子登玉屏峰次天目書記韻

萬里峰頭霽色開，塞鴻秋老向南來，登高乘興呼諸子，望遠分題試眾才。黃葉飄飄飛谷口，白雲片片出山隈，玉屏應為閒身設，障斷風塵待我回。

甲午八月廿六日入龍淵方丈次埽菴譚司成韻

萬里晴空雁影來，攜笻赴召法筵開，塔峰鳥雀聲添韻，潭底蛟龍氣作雷。柱石兩宗千古業，流通一貫五車才，相逢會許針投缽，共賞秋光茗一盃。

念祖高文學招松山看梅得東字

衝寒杖笠造城東，入眼梅花白更紅，鐵幹自能欺臘雪，冰心偏愛引春風。騷人睹色分清韻，野老聞香寫客衷，興到共留遊賞句，不將綺語奪天工。

山居

尋遍千峰與萬峰，而今方可寄行蹤，山中怪石知酬和，嶺上閒雲識澹濃。有缽不尋村落飯，無心懶接俗人封，遙思舊日知休客，為我多栽傍水蓉。

苕溪半似雁山圖，碧沼常看浴鷺鳧，樹挂藤枝情最密，門垂柳線弱堪扶。虬松風舞無窮韻，古澗泉潰不盡珠，春至百花開爛熳，謾誇劉阮入仙都。

次天士賀文學韻

城居瀟灑勝山林，別有清機邁古今，入室不論蘇子帶，出瓶何用陸公禽？放懷逸韻庭前月，賣傲風高枕畔琴，肯向世途抽腳早，相期雲壑證初心。

岸生陶太史入山次韻

擬和歸詞半未成，松陰恰喜接淵明，遠來慰我山中寂，相見知君世外情。夢醒不煩花更指，蓮開猶有社堪盟，從今識得溪邊月，三到應思龐老名。

示芥舍禪人回天台省母

赤城遙望不勝愁，負笈離親八載遊，一撮乾坤憑足遍，兩九日月仗肩收。風霜歷盡懷甘乳，山海行多慕首丘，此去莫將晨夕誤，思深不在彩衣酬。

次王侍御桃花洞口韻

四顧山峰杳，層巖勢接天，未尋樵子徑，先接洞中煙。柯爛君王在，桃開阮子仙，不須基局破，早已落機前。

別上乘大師

南北雖多識，關心只一人，塵居雙眼豁；念寂萬緣真。別路花開盡，連床燭換頻，相違在今夕，分影意猶親。

寄懷右文王內翰

銅峰月初上，萬里絕煙塵，北望清光遠，南來紫氣頻。蕉園書舊賦，梅圃踏新春，分袂兩寒暑，機酬契遠神。

贈[車*度]轢嚴居士

訪君湖口上，縱奪一枝筇，放去摩霄鶻，收來出海龍。門庭逼秋月，道骨凜寒松，任是龐公舌，難當劈箭鋒。

中秋禮虎丘隆祖塔

古道松楸滿，蟬聲噪夕陽，泉流思遠脈，花兩挹微香。一片 清輝迥，千秋嫡胤長，依回意無限，遲步下山塘。

過榮園偶成

春深林樹綠，石瘦掛珠藤，花徑牽蘿入，溪橋策杖昇。弄歌池上鳥，偶語竹間朋，觸目生機發，臨行再去登。

山居

絕頂雲深處，香巖傍竹廬，敗荷連衲補，霜芋帶泥鋤。一道泉流碧，半簾月上初，柴門雲自掩，禪寂自如如。絕頂雲深處，歸源別有宗，當門一池水，夾路兩行松。饑束三條篾，閒拖一短笻，陞堂驗端的，行者打參鐘。

題雪竇瀑布

千尺飛泉下碧宵，巖前時見雪花飄，勢到不平情愈激，欲歸滄海怒長號。

訪上乘大師不遇

茅菴遞跡徑峰西，攜得新思過小溪，不意白雲方出岫，空留燕子戀春泥。

歸山吟

客囊空束杖橫肩，行盡江南江北天，瓢笠已盟泉石計，柴頭品字是吾緣。

別蒼郊徐戶部

數載談心道味濃，花前竹底步從容，此行未卜 懸瓢處，待得鴻來托信封。

贈崇川和甫王司理

和風吹醒醉梅花，高節多聞隱士家，為愛白雲辭七品，海天長嘯樂煙霞。

過杜芳洲訪二九戴文學

山徑行來景漸幽，七池分月襯花流，鳥啼處處留春韻，一帶溪光映玉樓。

香爐峰

不經陶鑄本天然，想見洪濛萬象先，香爇不須勞帝釋，一層雲過一層煙。

來月池

流泉豈為邀明月？不道泉流月自來，有意何如無意遠；無情偏為有情開。

羅漢嶺

五百阿師無定力，卻隨流水出天台，花街柳巷邏齋罷，又逐閒雲過嶺來。

題絡緯

山居何處紡新絲？葉底蟲吟似有詞，織盡秋光無可贈，幽窗添得幾篇詩。

拂子

千條萬縷細如絲，總結全歸在一枝，即此用兮離此用，為人覿面力提持。

暮春聞笛

玉笛聲高和晚鐘，梅花韻落送春風，胸懷縱有無窮事，散入前溪煙浪中。

示病者

健時苟不肯參禪，病到通身苦現前，試看此中誰是我？從他熱惱一時捐。

參禪偈

參禪須是信為基，賢聖階梯立可期，祖意西來親薦得，庭前古柏又抽枝。
參禪須是悟為根，摘葉尋枝佛祖冤，但得腳跟紅線斷，阿誰與你論風幡？
參禪須是行門全，執爨肩薪事事先，負米石頭當記取，應須努力學高賢。

打米

腳腳分明試本心，一毫力欠碓頭輕，因思墜石黃梅事，千古真堪作典型。

遊鑑湖

鑑湖一派水流長，浪打龍山去勢狂，我欲結茅湖口上，不知把釣在何鄉？

遊臥龍山值雪

盡道龍山隱臥龍，臥龍端不在山中，半天鱗甲參差下，莫訝山僧瓦缽空。

示顓封陸居士

幾回相見氣和同，萬里雲山一夢中，且喜團圞忘顧鑑，黃鸝依舊叫春風。

山居

住山無別好因緣，柴水開門不費錢，贏得嘴邊生白醭，閒身只共野雲眠。

掃龍池幻祖塔

孤巍卓出萬雲峰，石磴空盤夾道松；血脈流通聲振遠，覺花一朵獻芙蓉。

示敏生潘居士

湖頭又見柳拖金，道話殷勤意轉深，肯向六窗虛寂靜，何妨城市與山林？

贈瑞瞻曹文學

九峰峰下泖湖邊，中有維摩喜坐禪，把住關頭忘顧鑑，腳頭步步是青天。

示金聲張居士

十字街頭作戲場，四時儘有好風光，廬陵米做曹山酒，個裏明明不覆藏。

別亮工羅居士

柏子飄香促使符，片帆明日到鴛湖，臨岐無法堪留贈，衣裏人人有寶珠。

別五紀張居士

相逢客舍意如何？方外交情感荷多，無奈閒身閒不得，芒鞋仍欲入煙蘿。

遊吼山

扁舟送我到山房，竹榻雲床暑氣涼，趺坐不知花雨下，一聲幽鳥叫新篁。

送仲連沈主政授經淮上次埽菴韻

春城煙柳伴桃花，送客湖頭日未斜，枝上好音聽不盡，一江新浪款君家。

贈了凡禪德

白雲片片峰頭落，綠竹竿竿遶屋斜，時有埜人來借榻，煮茶分韻看梅花。

次漢關首座並蘭韻二首

和風解凍又含胎，隱隱幽芳不用排，最羨春魁兄與弟，迎香鬥艷一時開。
昔日清涼有此瑞，山翁入眼又生疑，曇花今日重狼籍，凜凜天機喪所知。

過靈山懷杯渡禪師

桑麻埋沒古招提，斷碣難尋宋代辭，我欲卓笻扶故址，恐驚鷗鳥動狐疑。

登投子懷古

昔年獅窟今狐窟，九上三登已寂寥，荒草堆頭無斷碣，門前空有趙州橋。

贈燦侯耿居士

柳線絲絲拂小樓，輕煙時復滿汀洲，燦君須用深留意，陶令曾稱五柳侯。

登浮山懷古

萬古撐霄勢若雲，碁盤黑白未曾分，機先一著誰能委？九帶堂中碧蘚紋。

送公茂夏侯回楚

片帆高挂楚江風，故國梅花正吐紅，昔日交知重話會，莫忘陽羨住山翁。

贈若鏡法師

講得天花亂下來，廣長舌相吼如雷，化城無限痴男子，驚入文殊寶鏡臺。

留別當湖善友

江南掛缽處，太白與天台，攜杖歸山去，清風滿袖來。

坐洗松池

空山池水碧，永日洗松風，靜聽無言說，巖花開正濃。

規繩

背眾侵常住，偷安小化緣，是非爭勝負，立擯出堂前。

端陽次埽菴為定遠大將軍世子統師道經檇李修供龍淵二十過韻六首

胸中別無活計，笑看雲住雲行，何處薰風掃盡？龍舟繫斷波聲。
邪法總歸正法，喜逢護衛王臣，蒲劍斬除魔窟，入室唯許同人。
事事要須自肯，眼前草木皆兵，會得腳跟線斷，管教神氣和清。
喜有竹松作伴，更容麋鹿為鄰，一笑藤蒲定起，不知誰主誰賓？
截斷渡頭蹤跡，風吹江上狂波，賺殺紛紜豪傑，無端誤入煙蘿。
石室無人問道，曙分鼓角驚聞，一曲梅花調古，來看出岫新雲。

自閒覺禪師語錄卷第七(終)

自閒覺禪師語錄卷第八

住荊溪芙蓉寺嗣法門人　住古堯乾明寺嗣法門人洪暹　編

述古德遺事漁父詞十首

布袋和尚

萬山空翠月明前，布袋橫拖別一天，七珍八寶舊因緣，高枕眠，逢人乞我一文錢。長汀江上趁風煙，兜率宮中不肯還，十八孩兒鬧市廛，千畝田，話頭歷劫口碑傳。

馬祖

藤蒲鎮日堆堆坐，多口阿師重說破，南岳山前影婆娑，莫造作，出脫諸方鈍置貨。沒弦琴韻尋常課，日面月面遭折挫，舌頭過鼻萬機墮，好一個，雙輪腳下清風播。

百丈

野鴨飛空鼻頭痛，無端殃禍驚叢眾，哭兮笑兮把人弄，乾打鬨，出群須是丹山鳳。耳聾挂拂法中棟，家私不用醬三甕，一日不作忍飢凍，狐破夢，大雄山下千機洞。

溈山

一腳淨瓶驀踢倒，翻身直上雲山島，七年橡栗無煩惱，向誰討？蛇虎隊隊護荒草。赤心剖對龍天禱，依舊松龕自灑掃，寂子機投展懷抱，話清藻，羅漢開田日杲杲。

南泉

一槌擊碎虛空鼓，翫月風標獨步武，南陽道上氣如虎，浴水牯，出瓶何用千鈞弩？三心不是分賓主，牡丹花指大夫睹，片石鐫佛不用斧，賣身普，家私蕩盡播寰宇。

平田

台山路口少人行，兩袖清風動地生，年深自是懶逢迎，沒弟兄，室中嫂嫂接機橫。嶺頭問路俊俏英，五歲牛兒尚未耕，電光石火振家聲，迷人精，千古萬古播高名。

雪峰

九上三登不唧溜，瞻星翫月空相守，淘沙去米機難驟，宗乘句，風吹水面紋生皺。鰲山成道無前後，南山鱉鼻吞宇宙，撒手歸來日如晝，仍依舊，象骨峰前木馬吼。

東山

木雞出峽露玄機，下載清風動四維，神通妙用奮全威，絕依稀，摩霄俊鶻撲天飛。砥柱東山恢祖徽，門庭座鎮高巍巍，不將魚目當珠璣，三佛皈，覿面拈香願不違。

楊岐

三十年來氣骨雄，空拳赤手佐慈翁，每將此事扣己躬，道未充，辭雲片片嶺頭籠。官不容針振祖風，百千三昧一時通，金剛栗棘自磨礱，萬機融，扶桑湧出日輪紅。

天童

柴堆突露摩醯眼，千妖百怪一齊剪，禹門三級風前卷，祖圖選，太白提持摩訶衍。匡床高踞分瑚璉，坐斷靈羊尋跡大，白棒當頭為人闡，透關鍵，嘉聲傑出叢林典。

闢路

驀直去，莫轉身，昔日臺山指路親，芙蓉這裏身難轉，古路苔深滑煞人。青嶂翠屏蹲石虎，蒼松斷壑老龍鱗，巖前樹古猿來抱，山後花開鳥自陳。雙澗潺潺新瀑長，密雲靄靄潛虹迍，曾無菜葉招人跡，寧許桃花引問津？去去實不去，紫湖狗子當門踞；來來實不來，清風兩袖起雲雷。翻身鷂子空中打，名姓從今稱活埋。

開田

開了田，說大義，堪笑溈山太狼藉，芙蓉翻轉一荒畬，曾未與人云此事。高處高平水不流，插鍬展手驚天地，秋高農實驗禪和，奪取稻鐮顯大器。種田博飯住山翁，戴月披星償夙志，道用時時示時人，時人不識親垂示。高高山頂立，虎吼松門有寒拾；深深海底行，逢人拈出破砂盆，不是與人難共聚，大都緇素要分明。

種松

種青松，作標榜，臨濟小廝心志廣，钁頭築地逞風流，規格高垂萬人仰。太白曾恃念里關，乳峰標入翰林黨，世稱三友名大夫，遊戲神通化作蟒。毓祖攜鋤咒大悲，兩行勢迥碧蒼蒼，前大悲兮後大悲，參天壁立高百丈。日日是好日，萬法拈來總歸一；時時是好時，雨打風吹韻逸奇，渾身養就蒼龍角，拼與山僧作故知。

自閒覺禪師語錄卷第八(終)

行狀

師姓余，母荀氏，蜀之重慶合州人也。生萬曆庚戌八月初七日吉時。八歲，隨父禮本邑馬當山太空為受業師。乙亥，出蜀，首謁先天童省法；次參先通玄林老和尚，大徹玄旨，遂得法為嫡嗣焉！是年，結茆台之華頂，次禹之廣化、戊子開法羅漢、己丑遷慈濟、庚寅遷法海、辛卯遷嶽林、甲午遷龍淵、丙申遷芙蓉。辛丑三月示微疾，至十二月二十五日索浴，二十七日午，囑蔣憲文居士護持院事，復作書謝城中諸檀護，併授雪松都監，法亦有所囑，靡不盡舉。至酉時，書遺囑誡眾，所訓詞嚴意切，仍誡門弟子當忘軀弘道以報佛恩。畢，乃疾書偈云：「天上天下、腳頭腳底，撩起便行，將頭作尾。阿呵呵！風流不在著衣多，一曲歸家唱哩邏。」擲筆云：「俗氣也不除。」竟爾告終。嗣法門人三十三人，壽五十三，臘三十四夏，奉全身塔於寺之東首屏風山。

康熙元年歲在壬寅正月獅峰嗣法門人超吼謹狀

先師和尚嗣法於先通玄，江南兩浙凡六坐道場，所至惟以钁頭鈯斧煆煉學者，大有百丈之風，為一時當路士大夫深所宗重。至于上堂入室，多是覿面全提，不事文彩，一味嚴冷朴實，雖佛祖亦有所畏懼。其於禪暇拈提之外，或詩或偈，隨所見而成，無非發明本分著子，渾不類今之鏤玉雕金者也。玉昔始於古勾章道上遇之，心甚異焉！兼讀其《錄》，始知言行相符，當世一人而已矣！由是拳拳服膺，迨至芙蓉，前後十餘年，初無二節。故玉與喻兄數輩，備悉先

師行道苦節，實有補於名教，遂力翻舊錄以惠後世學者，知立言立行之大端，足為宗門厥典耳！
康熙歲次壬子蒲月住壽安嗣法門人等玉識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